

長篇技擊小說

玉龍岡

朱貞木著

第三集

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34 6952B

朱貞木著

長篇技擊
小說

玉

龍

岡

第三集

上海民生書店印行



C. L. Chang

長篇技擊小說

玉龍岡

第三集目次

第十一章 三義堡與玉龍岡的關係……………一

第十二章 將軍入毅……………二四

第十三章 席上飛刀……………四四

長篇技
擊小說

玉

龍

岡

第三集

朱貞木 著



第十一章 三義堡與玉岡龍的關係

在這危機一髮的當口，眼看路鼎要被官軍生擒，想不到黃飛虎驀地一聲狂吼，右手甩掉套馬索的皮套兒，急急捧着面孔，回頭就跑。同時各人眼前一亮宛似堡下飛起一隻大白鶴，却似閃電般落在路鼎身旁。衆人急定睛看時，原來便是一身縞素的李紫霄。却見她寶劍出鞘，只隨意一揮，便把路鼎項上拖着的套索斬斷。路鼎這時絕處逢生，真合得上感愧交縈的那句套語，一骨碌跳起身來，自己解掉項間活扣，惡狠狠便要提刀趕去。恰好袁鷹兒也自趕到，挽住路鼎道：「路兄息怒，黃飛虎沒佔了半點便宜，反而吃了大虧，這一下已够他受的了，你看他們自己也烏亂起來了。」路鼎不解，向官軍隊裏一看，果見他們弓箭手在前，後面旗影翻動，也步步退去。猛想起黃飛虎爲何不見？正想啓問，忽見李紫霄身後轉出小虎兒，拉住紫霄衣袖問道：「姊姊，你看那邊裝老虎嚇人，想射死俺們咧，俺再賞他幾下罷。」紫霄笑喝道：「不許你胡來，快隨俺回去。」一手拉住小虎兒，笑對路鼎說道：「今晚他們不致攻堡，同他們這樣廝拚，也非了局，不如暫先回堡，從長計議罷。」

『說罷，和小虎兒竟自姍姍回堡去了。路鼎還想再決雌雄，經不住袁鷹兒死拉活扯，才勸住收兵回堡。好在那邊官軍，因為主將受傷，也不敢輕放一箭。副總兵刁幹更是明白自己不濟，只調弓箭手擋住陣前，後隊奔前隊，步步向後退去。等得路鼎收兵回堡時，官軍已退下里把路了。』

路鼎和袁鷹兒回到堡上來，問起黃飛虎正在得手，如何便吃了虧，收兵退去？袁鷹兒笑道：『我眞佩服小虎兒，這樣小年紀，有這樣智謀，這樣本領，將來眞不可限量，誰也料不到李老師傳留下這樣一雙姊弟，更想不到咱們三義堡有這樣人物，而且還是出在人單丁薄的李姓家內。』話還未完，路鼎急得跳起腳來道：『你怎的變成這樣婆婆媽媽的脾氣，我問的要緊話不說，老繞這大灣子做啥？』袁鷹兒笑得躁腳道：『你且休急，聽我說呀！當你下馬步戰時候，紫霄悄悄對我說，斷定你要吃虧。她說了這句，却向小虎兒耳邊低低說了幾句話。等得你們一追一起，旋展毒藥鏢口，小虎兒已溜步到你們近處。你果然無暇顧及，便是黃飛虎也心無二用，小虎兒一個小孩子家，官軍也注意不到。等到你吃虧跌倒，俺急得沒法擋口，却在那一霎兒功夫，小虎兒伸手在豹皮囊中掏出兩枚金錢鏢，覷準黃飛虎悄沒聲兒的雙手齊發。黃飛虎總算祖上有德，兩眼沒有全廢，一枚着在眉心，弄得血流滿面，掩臉而逃。這一下，大約黃飛虎也够受的了！最驚奇的，是黃飛虎掩面而逃的擋口，紫霄師妹，金蓮一點，便像白鳳凰似的憑空飛出五六丈遠，並不落地，只在半空裏再一覺

場，便飛落在你身旁了！你想這種燕子飛雲蹤的功夫，從來只有耳聞，並未目見，想不到出在咱們三義堡女子身上，豈不可喜？而且這位絕世無雙的俏佳人，又是你的……」

路鼎一聽明了來蹤去跡，不待他再說下去，一伸手，拉住袁鷹兒，拔腳便向堡下跑去。袁鷹兒被他一路拉着沒命的飛跑，鬧得個腳不點地，外帶着昏頭昏腦，不明所以。路上連連問他是何意思？路鼎偏不答理。一忽兒功夫，被路鼎拉着跑到李紫霄家門口。

袁鷹兒這才明白，呵呵大笑道：『我的路爺！原來你想謝人家救命大恩，爲何不早說明，害得俺跑得滿身大汗，這是何苦呢？』路鼎哈哈一笑，正想答話，猛見兩扇短短的籬笆門內，驀地跳出小虎兒來，指着兩人憨笑道：『我道是誰，在俺門口失神落魄，原來是你們兩人！你們來此作甚？』路鼎慌陪着笑臉說道：『小弟弟，師妹在家嗎？』小虎兒點點頭，兩隻黑漆似的小眼珠兒，骨碌碌向兩人看個不停。路鼎心裏急於要見李紫霄，拉着袁鷹兒便向門內邁步。不料小虎兒兩隻小手一攔，笑嘻嘻再回手向自己鼻尖一指道：『先還我寶貝，再見姊姊去！』兩人茫然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一時答不出話來。小虎兒一張粉搽玉琢的小臉蛋兒，頓時瀟得鼓一般緊，兩個小眼珠滴溜溜一轉，冷笑道：『唉！虧你們養得這麼大，剛才的事兒，便忘記了！』邊說邊向路鼎臉上一指道：『我爲你失掉了兩枚金錢鏢，難道好意思不賠還俺嗎？』鼎袁兩人猛然覺悟，路鼎更爲愧慚，慌向小

虎兒作揖道：『我的小弟弟！今天愚兄真虧了小弟弟，豈但那兩枚小小金錢賄還，小弟弟要甚麼東西，愚兄只要有法子想，都要送給小弟弟的！愚兄同袁兄到來，便是向師妹師弟道謝來的，你不知愚兄心裏這份感激，不是嘴上說說便能算事的！小弟弟！日子長着呢，你看着罷！』

路鼎剛說到此處，李紫霄已從屋內婀娜出來，一面同路、袁兩人敘衽爲禮，一面數說小虎兒道：『小孩兒口沒遮攔，又向人使刁了！平日怎樣說你來？』小虎兒咬着指頭，一蹦一跳跑到籬外去了。路袁兩人慌打躬說道：『師弟並沒有說甚麼！俺們來得魯莽，乞師妹原諒！』紫霄一笑，引兩人到了屋內坐下。笑說道：『官軍雖然退去，未必甘心，今晚倒要格外當心！兩位師兄怎的還有閒功夫光降呢？』這樣一說，路、袁兩人格外欽服，顯得自己舉動躁切。路鼎心有別注，也顧不得這許多，倏的立起來，便向李紫霄錯下拜倒，真來了個五體投地。紫霄大驚，慌退在一邊道：『師兄爲何如此，豈不折殺愚妹！』這時袁鷹兒開言道：『路兄在堡外交戰時，顧不及旁事，收兵回堡，經俺說明，才知師妹救了他。路兄不聽則已，一聽到這話，拉着俺一陣風似的便跑到府上叩謝來了。』紫霄剛要答話，不料路鼎直挺挺跪在地上，兩手亂搖道：『不是這個意思，俺今天跪在師妹面前，是有求而跪，並不是謝恩來的！』袁鷹兒一聽話風不對，心想這才是笑話，明明是謝恩，却說不是，難道有恩不謝，先來個羅對羅，鼓對鼓，死賴活扯的求起婚來嗎？也要問問人家願意不願意

呢？大約今天連俺姓袁的也要弄到沒趣才散！

那知袁鷹兒念頭剛起，路鼎已跪在地上說出一番話來！他說：『今天師妹非但救了俺路鼎一人，同時也救了三義堡一堡性命，這樣大恩，豈是跪在地上，叩幾個頭就能算數的！再說，俺這位俠腸義胆的師妹，也不稀罕這幾個頭！愚兄所以百事不管，先拉着袁兄急急到此，完全爲的是此後全堡老幼性命！俺們今天既然和官軍破了險，看來難以善罷甘休，將來又不知發生若何風險的事，俺和袁兄這點本領，萬難濟事！天幸一堡有救，俺們有這樣智勇雙全，強勝男子萬倍的紫霄師妹，從此以後，俺們兩人和全堡壯丁都得恭聽師妹號令，才能轉危爲安！否則全堡幾百戶人家，都要不堪設想了！所以俺秉着十二分誠心，代表全堡老幼，總得求師妹應允下來！師妹是巾幗丈夫，千萬念着當初三姓祖先，手創三義堡的義氣和英名，俯允愚兄罷！』這一番話真說得詞嚴情至，面面俱圓，大出袁鷹兒意料之外。袁鷹兒又驚又喜，真想不到路鼎有這一手！心裏一機伶，也咕噥的跪在路鼎身旁了。

不料路、袁兩人矮了半截口，屋門外小虎兒正在偷偷的看着，兩人說完，小虎兒猛的跳進屋來，朝着兩人舌頭一吐，扮了一個鬼臉，嘻嘻的一指道：『唉……』紫霄笑囑道：『虎弟休得頑皮，快扶兩位兄長起來！』路鼎連連搖手道：『師妹好歹看在祖先面上，應允了愚兄們，才能起來！』

紫霄面孔一整，似帶着不悅的神氣，一霎時却又滿面春風，斂衽爲禮道：『愚妹早已說過，唯力是視，否則也不到堡外助兩兄一臂了，這層不必兩兄求得！至於兩兄要把千斤重担加在一個女流身上，這事關係何等重大，教愚妹怎敢冒昧應承？而且也不必這樣舉動，兩兄只管照舊行事，用得着愚妹時，一定効微勞便了！虎弟快請兩兄起來！』小虎兒一語不發，向兩人中間一插身，兩臂一分，一手提着一人手膀，喝一聲：『起來罷！』竟把兩人輕輕提起。路、袁兩人吃了一驚，想不到虎兒小小年紀，膂力真還不小，自己想賴在地上萬不能夠，身不由己的被他提了起來。路鼎厚着臉，兀自千求萬求，要紫霄統率全堡。

紫霄笑着，請兩人坐下，然後笑道：『依妹愚見，咱們要抵抗黃飛虎這支兵馬，却也容易！就怕事情鬧大，弄假成真，牽動別處官軍，接二連三的來纏惱，那時節衆寡懸殊，有通天本領也難以此安身！現在咱們千萬不要小題大作，總要從息事寧人方面着想！』袁鷹兒道：『黃總兵這人脾氣，到死也不服輸的，又加上刁幹從中挑撥是非，事情已到這樣地步，還有甚麼和解的法子呢？』話未說完，忽然門外火光熊熊，人聲嘈雜，搶進幾個壯丁，提着火把，喘吁吁報道：『俺們各處尋不着堡主和袁爺，原來在此！』路鼎慌問道：『有何急事！』壯丁道：『堡後又來一支兵馬，打着玉龍崗旗號，爲首一個凶險大漢，騎着馬，直叩堡門，口稱探得三義堡被官兵圍困，特來助陣，請

堡主出來，便能認識。』路鼎大喜道：『事已到此，索性同他們真個聯合起來，便不懼官軍了！待我出去見見來人是誰！』說畢，便向紫霄告辭。紫霄蛾眉微蹙，似想說話，忽又咽住。袁鷹兒一時心亂如麻，也說不出所以然來，只好任路鼎去了。

紫霄和袁鷹兒送了路鼎出屋，重又回轉屋內。紫霄便向袁鷹兒問道：『玉龍岡離此不遠，却不知爲首何人？有多少人馬？平日怎樣規模？』袁鷹兒道：『說起玉龍岡強徒，嘯聚已不止一二年，玉龍岡周圍四十餘里，重山疊嶺，路徑險仄，天生是綠林潛伏之所。現在爲首的綽號，叫作翻山鷄，原是逃軍出身，武藝頗不弱。手下很有幾個饒勇頭目，其中有一個綽號黑煞神，一個叫過天星的本領最高，是翻山鷄的左右臂膀。統率着一二千嘍囉，在玉龍岡四面要口，設着關隘，佈置得鐵桶一般。平時翻山鷄本人仰慕路兄，曾經到咱們堡中來過幾次，俺也見過他。雖是綠林，却也長得堂堂威武，咱們路兄同他還很說得上來。這次俺們爲了他們的事，殃及池魚，大約他們探得官軍消息，過意不去，所以派人來助陣了！但是這樣一來，刁幹詭譎我們的話，反而坐實了！這時俺真心亂如麻，想不出怎樣對付才好！師妹智勇出衆，定有高見，趁此要緊擋口，千萬求師妹想個萬全之策才好！』

紫霄毫不思索的說道：『這時那有萬全之策，官軍方面已是有嘴難分，玉龍岡方面又明目張胆

的趕來助陣。當路兄匆匆出門時，愚妹本想說話，因路兄走得慌忙，不會說出，此刻袁兄聞到箇節兒上，不由愚妹不說了。不瞞袁兄說，今天的局面，在兩三年前，先父在世時，早已料及了！』袁鷹兒茫然不解，怔怔的望着紫霄，問道：『這事真怪，李老師傅怎能料到死後的事呢？』

紫霄黯然道：『說破一點不奇！先父在世時常對愚妹說，自從路、袁、李三姓翹設三義堡以後，足足過了百把年太平世界。洪武爺一統江山以後，直到現在，中間也不過百餘年政通人和。可是天下沒有長安的道理，在上面的一代不如一代，在下面的，自然也一年不如一年。你看近年天災兵禍，接連而至，奸臣朋黨絡繹而興，都是由盛而衰的壞現象。就眼前說，咱們三義堡在太平時，真可算世外桃源。到了現在，却正居豫、晉、陝三省險要用武之地，爲兵家所必爭，以後那有好日子過！爲堡中三姓子孫着想，到了亂世沒有道理可講時候，祇有全堡遷地避亂。如果子孫有特出人物，部勒羣衆，做一個海外扶餘。再進一步，也不妨待時應變，用保身保鄉而進於保國。我平時留心，近在咫尺的玉龍崗，形勢天險，戰守俱宜，倒是三義堡的一個退步。山內也可開墾出幾百頃良田，最沒法想，便是三姓子孫在玉龍崗自耕自織，也可苟全亂世了！上面是先父一番遺言，時時存在愚妹心上。不幸先父去世以後，便聞山上已佔據了強人。最近這些日子，更是強人蠢起，到處弄得兵亂年荒。果眞被先父料着了！加上今天被官軍一逼，咱們還再安居三義堡，已是萬萬不能！恰好

此刻玉龍岡強人又派人來助陣。依陳鳳兒，不如因機乘勢，嘗先和玉龍岡結成犄角之勢。過幾天再看風色如何，萬一官軍逼得咱們無路可走，祇有把全堡老幼遷入玉龍岡中。可是此地爲玉龍岡咽喉之地，將來爲屏藩玉龍岡基業起見，也應堅守此地，使省裏官軍，不敢輕視山寨才好！至於玉龍岡翻山鶴等強徒，大約都是智勇不足之輩，不是愚妹跨口，略使小技，便叫他們服服貼貼恭聽兩兄命令。那時咱們有了這般人馬爲羽翼，便可隨時號召四近綠林，增厚自己勢力，萬一國家有事，咱們一樣可以異軍突起，做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，誰敢說咱們是綠林呢？這是愚妹女流之見，袁兄你看怎樣？」

李紫霄這一番話，袁鷹兒非但口服心服，而且驚奇非常，想不到平日沉默寡言的美人兒，忽然一鳴驚人，有這樣胸襟，說出這樣志高氣壯的話來，不但保全了三義堡，而且還埋伏了將來的大事業！平日自己和路鼎雖曾有過這樣意思，却沒有想得這樣透澈，決斷得這樣果敢，現在經她一說，果真非這樣做去，決沒有第二條善路！看來要統率全堡和號召四近綠林，也除非有她這樣本領，這樣智謀不可！自己在江湖上奔走了這些年，想起來真也慚愧，聽了這一席話，才豁然開朗，愁雲掃盡。當下連連拍手稱妙。却在這擋口，路鼎近身倭勇，已奉令來請袁鷹兒、李紫霄到路宅赴席。堡勇還鄭重說明：『務請李小姐駕臨，有玉龍岡幾位英雄在那邊恭候。』袁鷹兒笑道：『路鼎未敢疎

忽，既然仰仗師妹，怎不親自到此迎迓？」紫霄笑道：「這倒應該體諒路兄，他不明白玉龍岡來人，小妹願不願見面，沒有把握，自己又不能分身，只好差人來了。但是小妹既然說出那番話來，兩兄如果贊成，此後小妹斷難深藏閨閣，說不得要替兩兄分勞。今天玉龍岡關係非常重大，路兄來叫愚妹赴席，也藏着此意，愚妹祇可略去小節，出乖露醜的了！」袁鷹兒大喜，真佩服她心細如髮。紫霄又說道：「袁兄且請稍待，讓愚妹和舍弟到側屋略一更衣便得。」袁鷹兒唯唯應着。揮手叫堡勇先回去通知路鼎，自己在外屋坐候。

半晌，忽見紫霄換了一身玄色衣服而出。這身衣服，在別個女子身上，無非鄉村的荆釵布裙，毫不足奇。但是在紫霄身上，便覺得修短合度，纖潔絕塵，另外用一幅玄巾齊眉勒額，束住一頭青絲，在髮邊隨意打了一個不甚短長的燕尾結子。襯着一張宜嘖宜喜的俏面孔，格外顯得瑩潤如玉，淡雅若仙。身後跟着小虎兒，梳着一條冲天杵，胸前斜掛着豹皮囊，還背上紫霄用的那口長劍。袁鷹兒一見紫霄出來，慌立起身笑道：「師妹真是細心人，恐怕一身白衣，不便進人家去，特地換上青色的衣服。可是不論青的，白的，一到師妹身上，便覺飄飄絕世，那般插花衣錦的庸脂俗粉，益覺其形可醜了！」紫霄微笑不答，便同袁鷹兒嫻嫻向屋外走去。袁鷹兒回頭笑道：「師妹，師弟都出門，怎不把家門鎖上呢？」紫霄一笑，指着小虎兒背上寶劍道：「妹家除掉此劍，別無長物，也不怕

別人偷了東西去。再說咱們三義堡，別無雜人，兩兄管理得井井有條，也可以說路不拾遺了！」

袁鷹兒一面走，一面笑道：「俺不信師妹這柄劍比旁的東西貴重，難道真是口寶劍嗎？」紫霄尚未答話，小虎兒已忍不住，小嘴一撇，悄悄笑道：「虧你走南闖北，活得這麼大，連口寶劍都不識，還混充練家子哩！」紫霄笑喝道：「小孩兒又胡變的甚麼？」袁鷹兒訕訕的不好意思，順手在小虎兒背上抽出劍來，立定身，細細一看，果如秋水，寒若秋霜，映月生輝，鑑人毛髮。不覺失聲喊道：「果然是口好劍！想是李老師傳的遺物？」紫霄道：「此劍名稱甚奇，劍身上面刻着「流光」二字，一面刻着「建興二年」，都是漢隸。據先父說，「流光」是此劍之名，「建興二年」是後漢吳國孫亮年號，確係古物。最可貴的，看表面並不十分鋒利，一經運用，不但吹毛斷髮，而且無堅不摧。便是今天黃總兵所用的套馬索，完全用髮絲牛筋製成，不是俺流光劍，怎能一揮而斷呢，這柄劍，先父愛若性命，因為它是俺家祖先傳家之寶。先父去世，愚妹無非代為保管，等待虎弟長成，便歸他保守了。」袁鷹兒贊歎一番，依然插入鞘內。兩人一路談談說說，已來到路家門口。只見路宅大門外，拴着幾匹駿馬，列着許多手持軍器的大漢，却不是鬚勇裝束，便知是玉龍岡的人物。其中也有幾個鬚勇，正在殷殷招待，一見紫霄、袁鷹兒到來，慌進內通報。一霎時，路鼎春風滿面，直迎接出門外來。後面跟着鐵塔般一個濃眉環眼的大漢，袁鷹兒向紫霄耳邊微語道：「

此人便是玉龍岡的黑煞神。』一語未畢，路鼎已搶至面前，向紫霄兒頭一揖道：『師妹惠然光降，真是蓬華生輝，榮幸之至！』復向黑煞神一指道：『這位是玉龍岡……』紫霄立時接過去說道：『已聽袁兄說起，久仰得很！』黑煞神未曾見過這樣姿色女子，竟有點目亂心搖，舉動失措，慌忙雙手亂拱，擴聲擴氣的說了幾句俗不可耐的周旋語。彼此寒暄一陣，相同入內，到大廳坐下。路鼎還未開口，袁鷹兒先向路鼎使個眼色，諷到一邊，把紫霄一番高見，細細的告訴他。

在這擋口，客座上只剩黑煞神和紫霄、小虎兒三人。黑煞神原是個色中魔鬼，起初聽路鼎說出紫霄如何本領，如何一出手便打退黃飛虎，黑煞神以爲這樣女子，定是母夜叉一般人物。路鼎又有意把紫霄大捧特捧，說是做堡一切，全仗紫霄內中主持，便是自己，也要聽命於她。黑煞神原是聯絡三義堡來的，當然力求拜見。路鼎也要倚仗着紫霄本領，抬高三義堡英名，兩下裏一湊，便派小腹堡勇竭誠迎請，還怕紫霄不來！想不到他離開李家，紫霄和小虎兒已定下大計了。不過黑煞神一見紫霄，原來是個弱不禁風的美貌女子，便把路鼎高抬的話，當作有意吹牛，又動了色迷。此刻相對之下，趁路鼎離座，未免言語之間露出輕薄來。一時忘其所以，涎着臉，借着獻茶爲名，意想接近前來。

不料剛一抬身，呵着腰，雙手捧起茶盃，猛聽得噹的一聲響，手上茶盃無故四分五裂，紛紛滾

落地下。整盃滾熱的茶，飛濺了一臉，鬧得個頸精脖子紅，手足失措。而且盃片掉地，共聲清脆。驚得路鼎、袁鷹兒，慌慌跑來。還以為黑煞神粗手粗腳，偶爾失手，慌命人將碎裂磁片掃過一邊。却没有留意到小虎兒在一旁暗暗冷笑。紫霄却依然談笑自若，毫不理會。黑煞神，難以為情之下，還疑心自己指勁太大，茶盃太薄，其實他沒有留神地下碎磁片中，還有一枚小小的金錢鏢，也被下人們掃在垃圾堆內了。這一來，小虎兒連前一共損失了三枚金錢鏢了！一廳的人，只有紫霄看得明明白白，暗暗好笑。心想這一下警告，黑煞神居然尚未覺察，如果再做出下流樣子來，說不定自己要給他一個厲害看看了！

這時路鼎、袁鷹兒有了主兒，却已拌住浮文，和黑煞神談起正經來了。照黑煞神意思，便要當晚會同三義堡人馬，攻上前去，索興殺得官軍片甲不回，一了百了。袁、路兩人却是仔細，說是且看今晚官軍有無動靜，明日再作理會。當下吩咐廚下，擺設盛筵，款待黑煞神，謝他助陣厚意，一面也算向紫霄姊弟道勞。酒席擺上，依次入座。自然上面首座是黑煞神，次座是紫霄和小虎兒了。紫霄在平日深藏不露時節，雖然是個深閨弱女，不要說同綠林人物坐在一起喝酒，便是路宅一個大門，也休想她抬頭一看。但是今天一顯身手，和侃侃表示一番計劃以後，同以前截然換了一個人了！雖然一樣嫵媚多姿，却落落大方，一掃兒女羞澀之態，席上杯籌交錯之間，從容酬應，處處中節

。這其間樂殺了路鼎，想不到黃飛虎一來，倒成全了自己和施容容易的接近了！路鼎本人雖無眷屬，家內也有不少女眷，聽得李紫霄忽然露出絕大本領，而且踏進門來，和陌生男子一塊兒喝酒，也算得一件希罕事兒！一齊偷偷躲在大廳屏風後窺探。而且都知道路鼎這幾年，癡心妄想，全爲的是她，益發要看看他們兩人在席上怎樣詞色？

豈知席上樂興大發的，不止路鼎一人。還有高踞首座近接芳鄰的那位黑煞神，也樂迷糊了！原來他打碎茶盃以後，還不死心，此刻美人兒坐在自己最近的第二位上，薈澤微聞，脂香若卽，又加上酒爲色媒，幾杯落肚，狐狸尾巴又要顯露真形了！他兩隻野貓眼珠，被黃酒一灌，紅絲密佈，怪眼圓睜，直勾勾只管向紫霄直睽。他看得紫霄面前一隻酒杯內，點水不沾，便怪聲怪氣的催紫霄乾盃，形狀非難常看。路、袁二人恐怕紫霄着惱，慌用話打岔。無奈黑煞神是個蠢物，只管向她兜搭，那還有心思想會別人？這地方李紫霄真來得，依然有說有笑。益發逗得黑煞神魂離魄散，心裏一迷糊，倏的立起身來，在席面上撿起一把酒壺，涎着臉，挨近紫霄，嘴裏瘋言瘋語的逼着紫霄快乾了面前盃，意思之間，還要敬她三盃。這一來，路鼎勃然大怒，正想發話。

猛見紫霄身子並不動彈，祇微微一笑，伸出纖纖玉指，向黑煞神執壺右臂，輕輕一按，笑說道：『不勞勸酒，且請你安靜一會兒！』這一下，黑煞神樂兒可大發，腰兒呵着，壺兒捧着，眼珠

兒瞪着，依然板着一付尷尬面孔，留着半身小丑醜相，却把這付身架，端得紋絲不動，宛如木雕泥塑。可是面上由黑變黃，由黃變青，滿頭迸出黃豆大的汗珠兒，一粒粒直滴落下來！路鼎又怒變驚了，袁鷹兒由驚轉喜，都瞠着黑煞神這付怪相，弄得變貌變色。惟獨小虎兒拍手大笑。袁鷹兒嘖嘖稱贊道：『師妹本領，真無人可及，談笑之間，施出點穴功夫，而且點得又準又確，恰到好處，非內家功夫真有心得，決難辦到的！』這時路鼎雖也惱怒黑煞神褻瀆自己是人，可是自己是主人，又關係着玉龍岡情面，慌離席向紫霄連連長揖，替黑煞神求情。

紫霄笑道：『這種混帳東西，讓他受一忽兒，使他明白我們三義堡連一個婦女也不能欺侮的！』袁鷹兒也笑道：『師妹暫且饒他初犯，我們看在玉龍岡寨主面上，寬恕他罷！』二人左說右說的一陣討情，其實黑煞神聽得出，看得見，肚內也是明白，只苦整個身子，已不由自主，非但出不了聲，連動一動都不能！他這時才明白李紫霄不是好惹的！幸而點的是麻痺穴，還不至有性命之憂，但是這付怪形狀，也够看半天的了！正在啞急，却聽得紫霄冷笑道：『愚妹今天若不顧全兩家大體，和兩兄情面，定要追取他狗命！現在姑且饒他初犯，下次再有這樣行爲，撞在愚妹手中，不要怨俺心狠手辣！』路、袁兩人慌諾諾連聲，稱謝不止。紫霄一抬身，先從黑煞神手上奪下酒壺，隨手向他後腦一拍，說也奇怪，黑煞神鐵塔似的身軀，經不起這一拍，立時啊呀一聲，全身打了一個寒

嘖，便直撻下去。紫霄又隨手向他肩上一按，端端正正坐在椅上，却搭拉着腦袋，兀自說不出話來。

紫霄趁此立起來，拉着小虎兒走下席來，向路、袁二人道：『妹已叨擾，卽此告辭。』路鼎不敢強留，再三道歉。袁鷹兒却看得黑煞神兀自垂頭搭腦，不知紫霄真個能救過來沒有，向黑煞神一指道：『此人怎的還是如此？』紫霄笑道：『不妨，少待一忽兒，便能復原。妹不在此，教他自己警覺便了！』說畢，扶着小虎兒肩頭，姍姍向外走去。路、袁兩人慌恭送如儀，直送到大門外，紫霄却在有意無意之間，回眸一笑。這一笑。袁鷹兒並無感覺。只路鼎領略溫馨，宛如甘露沁脾，百體俱泰，直至紫霄走得不見身影，兀自引領凝立。袁鷹兒笑道：『路兄趕快努力，真個能得這樣巾幗英雄，白頭偕老，這份福氣，也就無人及得了！』路鼎一轉身，向袁鷹兒深深一揖道：『全仗大力成全！』兩人大笑，回到廳來，一看席上空空無人，不知黑煞神到何處去了？

路鼎大驚，慌問侍候酒席的壯勇。壯勇回道：『兩位堡主送客出去擋口，黑煞神驀地如夢初醒，面上似羞似怒，一頓脚，立起身，指着廳外說了一句：「不報此辱，誓不爲人！」便跳出廳外，一擰身，飛上屋簷，眨眨眼便不見蹤影了。俺們不敢攔他。正想報知，恰好兩位爺進來了。袁、鼎聽了這話，面面相覷，做聲不得。袁鷹兒更是滿臉愁容。路鼎恨道：『這人太無禮了！自己不等人』

味，反恨人恥辱他！再說我們並沒有虧待他，怎的不辭而別，竟自逃走了？」袁鷹兒道：「這倒不然，黑煞神是個草包，他偏在我們送人出門擋口，向復過來，一看席上無人，以為我們串同一氣，有意羞辱他，所以惱羞成怒，躁躁腳就走了。這一走，定必瞞住自己短處，在翻山鶴面前挑撥是非。翻山鶴也是有勇無謀的脚色，說不定又要鬧出事來！這一來，豈不把我們計劃滿盤推翻，另生枝節嗎？」經袁鷹兒這樣一說，路鼎也是雙眉深鎖，連連搖頭。袁鷹兒忽然向旁立壯勇吩咐道：「你去看門外黑煞神帶來的人馬，有無變動，快來回話。」壯勇領命去訖。路、袁二人也無心再入席，命人撤去，就在廳上商量辦法。

談不了幾句話，忽見小虎兒飛步進來，拉着袁鷹兒，在耳邊低低說了幾句話，回頭就跑。袁鷹兒想再問幾句，小虎兒脚步飛快，已跑得無影無蹤，慌立起身，拉着路鼎向門外直跑。路鼎慌問其事？袁鷹兒匆匆說了句到後便曉，只一個勁兒催着快走。兩人像弩箭離弦似的，飛奔了半里把路，正是紫霄住屋相近所在，一片人跡稀少的荒林。兩人來得匆忙，沒有帶着火種。幸而一輪明月，當頭高照，依稀看出，林外立着一個小孩，不住的向兩人招手。兩人奔近一看，正是小虎兒。慌問道：「令姊何在？」小虎兒向林內一指。兩人不問所以，便跑進林內。却聽得一株粗逾合抱的老年枯樹上，有人喊着：「我的老祖宗！我的姑太太！俺黑煞神有眼無珠，得罪了你老人家，從今以後，

俺黑煞神算服你了！求你高抬貴手，饒俺一條狗命罷！」又聽樹下不遠，似乎是紫霄口普，囁道：「你此刻也知道厲害了！你要活命，須罰誓從今以後聽俺號令行事，我叫你往東，你便不能往西！」黑煞神沒命的求饒道：「俺已是口服心服了！從此以後，準聽你老人家的號令，叫俺水裏火裏去，俺決不繡一縷眉頭！俺黑煞神一生口直心直，便是魯莽一點，你老人家高抬貴手罷！遲一息兒，啣喳一聲，俺黑煞神便交代了！」兩人聽得又好氣，又好笑，却又佩服紫霄本領，真有神出鬼沒之能！

憐抬頭向樹上仔細看時，原來這棵枯樹，年久月深，足有五六丈高，頂上虬幹四攪，蟠屈如龍。最高的一枝弩出的細幹又符內，似乎橫攔着黑黝黝的東西，看情形便是黑煞神。這樣高的一枝細幹，硬攔着黑煞神的笨重身軀，真也險到極點！而且細看手脚並未縛住，却一動不敢動。因為四肢朝天，沒有着力地方，一動，便掉下來，成爲肉醬了！偶然微風飄過，枯枝上窸窸直響，嚇得頂上黑煞神，啞着聲兒喊救命！寫見李紫霄仗着明晃晃寶劍，從樹後飛身而出，一見路、袁兩人，便悄悄向他們搖手，似乎他們退出林去。兩人不解。猛地身後有人拉扯衣襟，轉身一看，正是小虎兒，低低向他們說道：「你們快隨我來！」說畢，拉着兩人直跑出林外來，立定身，向兩人說道：「我忘記一句話囑咐你們，俺姊姊本對我說，叫你們不必進林，叫我在林外候着你們時，陪到俺家去，

等候姊妹事畢到來，有要緊的話和二位說，幾乎誤了事！你們快隨俺家去罷。」說畢，便拉着兩人直奔紫霄家中。袁鷹兒猛然覺悟紫霄用意，知道紫霄預備收服玉龍岡一般人物，看準黑煞神是個莽夫，恩威並施，先把他收伏下來，然後於中行事。這樣一看，可見紫霄用心之深。

問起小虎兒，才知紫霄和小虎兒離了路家慢慢行去，偶一回頭，聽見路家圍牆上，立着一個大漢，四面狼顧，借着月光，看出是黑煞神的形狀。略一凝思，便知他惱羞成怒，不安於席了。秋波一轉，頓時計上心來，在小虎兒背上解下寶劍，束在自己腰間。又低低囑咐了小虎兒幾句話。一轉身跳上沿路人家屋簷，施展輕身本領，宛似一道青烟，直飛到黑煞神相近對面屋上，猛地一聲嬌喝道：「貧夜跳牆，意欲何為？」黑煞神路徑不熟，正在四面亂望，想辨認自己帶來人馬，駐在甚麼地方，好下去率領出堡，連夜回山寨去，再興問罪之師。猛不防冤家路窄，李紫霄突然在他面前出現，他這一份怨氣可大了！也顧不得利害關係，只想拚個你死我活，洩一洩滿腔怨氣！當時大吼一聲，拔出腰刀，縱身跳向前去，乘勢用一招烏龍入洞，連人帶刀，直搗過去，滿望把紫霄搗個透明窟窿！那知道這一搗，把一個娉娉婷婷的美人兒，搗得無影無蹤！而且用力過猛，搗了空，上身一撲，腳底下便站不穩，踏得人家屋瓦粉碎，響成一片。幸而屋底下沒有住人，是所廢屋，否則驚動左鄰右舍，必鬧得天翻地覆了！

黑煞神心慌意亂，待得穩定身形，向前看時，李紫霄笑哈哈立在兩丈開外一堵牆上，向他招手兒；逗得黑煞神眼中出火，他也不想想人家何等功夫，兀自暴躁如雷，跳向前去。等到他跳上那堵牆時，紫霄已翻身飄落，指着他喝道：『你有胆量敢到那面林中較量勝負嗎？』黑煞神兩顆眼珠，瞪得鷄卵大，喊一聲：『丫頭休走！今晚你逃得天邊，老子也要趕上你！』喊畢，便跳下牆追向前去。兩人緊追慢趕了一程，便到了那片樹林。紫霄倏的立定身，鐺的一聲，抽出流光劍，向黑煞神一指道：『你有本領，儘管獻出來罷！黑煞神那顧高低，大吼一聲，舞動腰刀，飛也似的裹將進去。那知棋高一着，縛手縛脚，紫霄只輕描淡寫，分花拂柳般同他周旋，不到幾個回合，蓮翻起處，便把他腰刀踢去。再用金蕪一點，黑煞神身不由己的跌躺下去。紫霄這番却不用點穴法了，一伏身，單臂提住黑煞神腰帶，一個旱地拔葱，直破上那株枯樹半腰交叉幹上，提着黑煞神，一口氣度幹窠枝，直到樹頂上，檢了又榫交幹處所，把黑煞神仰天一擱。更不停留，自己飛身飄下地來。以上這番情形，路、袁兩人從小虎兒口中打聽出來，又親自聽得黑煞神在樹上哀求口吻，自然驚喜交加。

三人等了一會兒，便見紫霄引着黑煞神到來。看那黑煞神形態，宛如園收公鷄，以前飛揚跋扈的神情，一點也無！一看二人在此，鬧得紫脹了面皮。紫霄却笑說道：『咱們不打不成相識！這位

黑兄弟的好本領，而且性氣直爽，不愧英雄本色！此後咱們都是休戚共的人，爾兄要另眼看待才是！路、袁二人明白紫雲意思，慌起立相迎道：『我們正找黑兄不見，有人說在此，所以特來奉迎，諸事簡慢，還要請黑兄原諒才是！』黑煞神雖然粗魯，衆人這番周旋，他也覺悟得出來，心裏異樣的感激！不覺真誠流露，大聲喊道：『俺有眼無珠，到此才識李小姐，英雄無敵，怪不得黃飛虎吃了苦頭！便是俺山寨平日稱雄道霸的翻山鶴，論真實本領，那及得李小姐？俺黑煞神別無好處，只不會藏奸，不瞞兩位說，俺從此對李小姐五體投地了！依俺主見，這一帶綠林人物，那一個及得李小姐？俺們便推李小姐爲主，先佔據玉龍岡作個基業，然後號召各山頭，大大的幹他一番，誰不服李小姐號令，俺便同他拚命！此刻俺已同李小姐商量好，把俺帶來人馬留在此地，幫助守堡。由俺一人回玉龍岡去，和翻山鶴等說明裏是，叫他恭迎小姐進山，做個總寨主。此地算個分寨。這一來，那怕黃飛虎，便是合省官軍齊來，也不怕他們！而且闖禍的瓦岡山一股人馬，也不由他不感激咱們。俺早知瓦岡山寨主姓馬，綽號老獬獬，也是個有勇無謀之輩，不愁他不聽俺們號令。事不宜遲，俺就起身回山，好歹明早準有回話！』說罷，向衆人一拱手，便要趨出。

袁騰兒暗暗歡喜，却一把拉住黑煞神，笑道：『黑兄心直口快，作事豪爽，真使俺佩服！但是你一人回去向翻山鶴去說這一套，準知他願意不願意呢？他好容易飛造一座玉龍岡基業，那肯拱手

讓人呢？」黑煞神大笑道：「袁兄放心！俺若無把握，怎敢跨下海口？你不知俺們玉龍岡的內容，山內爲首的便是翻山鶴、過天星和俺三人。俺們三人中，自然要算翻山鶴本領比俺強一點，所以俺和過天星奉他爲首。但是俺們三人情同手足，平日不分彼此，時常感覺玉龍岡地面又遼闊，又險要，決不是俺們三個胸無經緯的人，可以佔得長久的！平時原常物色四處英雄，想奉他爲主，把玉龍岡整理得鐵桶一般。無奈英雄不易得，要一個文武全材，更是難上加難！萬想不到真人不露相，露相不真人，李小姐這樣天下無雙的本領，埋沒在這小小堡內！」這一句無心話，却把路、袁二人說得滿面慚愧。但是黑煞神如何理會到？他又一伸大姆指，大噪說道：「現在可被俺找着了！俺黑煞神此後賣命也值得了！兩兄請想！俺主意怎麼會行不通呢？」說罷，又向李紫霄高舉雙拳道：「小姪暫在此地屈居一宵，明日俺們便下山恭迎！」說罷，頭也不回，竟自大踏步出去了。

紫霄笑道：「此人雖是蠢漢，心地倒不壞。我也不想做寨主，無非想到先父遺言，大有道理，藉此代本堡父老謀個安居之地罷了！黑煞神此去成功與否，且不去管他。今晚三更時分，愚妹單身先到官軍那邊一探見機行事，或者天從人願，就此退去官軍，也未可知！兩兄只顧看守彌堡好了。」路鼎一聽紫霄要單身涉險，心裏便覺忐忑不安，慌開口道：「黃飛虎吃過苦頭，未可再來討死，半天沒有動靜，或已惜惜退走了，何勞師妹親身窺探，師妹辛苦了一天，也該休息休息了！」袁鷹

兒也說道：「路兄所見甚是。便是要探一探官軍動靜，也不勞師妹親自出馬，這點功勞，讓與俺。」紫霄側着玉頸，思索了半晌，微笑道：「袁兄要去，也未始不可。不過依俺猜測，黃飛虎一生不肯低頭，今天陣上吃虧，在他思想，以爲暗箭傷人，不是真實本領，決難使他心服，怎肯輕易退去？何況黃飛虎平日何等颯強，一眼尙存，怎肯甘休，也許俺們不去，他自己也要前來探堡哩，橫豎今晚咱們要格外當心才好！所以愚妹以爲與其等他來，不如俺去尋他，也許一了百了，免得曠日費時，咱們還有許多正經事要辦哩！」

路、袁兩人都不放心她單身涉險，袁鷹兒搶着立起身來，聲明立時前往，請路鼎、紫霄看守堡中，但是紫霄覺得袁鷹兒不是黃飛虎對手，又不便明言阻攔，心裏却暗暗存了主意，叮囑袁鷹兒探得官軍動靜，急速趕回，不必露面：袁鷹兒一面應着，人已出門，自己預備馬匹、軍器去了。這時屋中剩得路鼎和紫霄、小虎兒三人，小虎兒可是好動不好靜的孩子，沒有自己的事，早已一溜烟跑得不知去向，兩人相對，在路鼎心內恨不得把自己肺腑的話，立時掏了出來，無奈沒有這份勇氣，偷眼看紫霄一付桃李冰霜兼而有之的面孔，益發不敢挑逗她。可是紫霄依然大大方方，談論些正大光明的話。

第十二章 將軍入穀

路鼎唯唯之間，忍不住想出一些話來，問道：『師妹在舍下被黑煞神一搗亂，酒米不沾，便回轉家來，直到此刻，諒已飢餓，不如和師弟仍到舍下去略進飲食，免得餓壞了身體！就在舍下等候袁兄回音，也方便些，此後愚兄們全仗師妹策劃，彼此情同手足，愚兄一點真誠，務求師妹不要見外，千萬勿存客氣！愚兄屢次求師妹到舍下屈居，一向未蒙允諾。其實師妹是中樞丈夫，全盤主幹，何必拘拘小節，倘若愚兄早能求師妹且夕指點，今天也不致在堡外出醜了！』說罷，一臉誠摯委屈之態，不期的流露出來。而且語氣之間，似已把心中思慕之情，婉委托出。也算措詞得體的了。

不意紫霄，默然不答，只微一抬頭，運用一對剪水雙瞳，向路鼎面上注視了一忽兒，慢慢低下頭去。頓時柳眉深鎖，溶溶欲淚。路鼎大驚，以爲自己說錯了話，惹得她不高興，鬧得個心慌意亂，蹣跚不安。紫霄覺察他這付神情，早已了然，不禁破涕爲笑，低低說道：『吾兄厚情，早銘肺腑，此刻偶然感觸先父彌留的遺言，不禁悲從中來！儻又這幾天生出刁幹、黃飛虎無理取惱。逼得妹子不得不出乖露醜，此後爲禍爲福，正未可料，所以妹一時傷感起來。請吾兄幸勿誤會！』路鼎聽

了這幾句話，才把心上一塊石頭落地，而且語重情長，從來沒有聽到她向自己說過這樣的話！立時心神大暢，如膺九錫，便想抓住這個千載一時的機會，單刀直入，正籌畫好一片說詞，在心口千迴百轉，欲吐未吐之際，忽聽得外間一隊巡邏營勇，亂闖闖么喝而起。接着更鑼處，已報頭更，小虎兒從外面也跳躍進來，亂嚷肚餓。這一打岔，路鼎喉頭打滾的一片要緊話，只得咽下肚去，接着小虎兒饑餓的話頭，搶着笑道：『俺正說師妹師弟，大半天水米不沾，定已餓了。現在快隨俺到舍下去，弄點可口的隨意吃一點罷。俺還有許多事，向師妹求救哩！』說畢，先立起身。紫霄微一點頭，便攜着小虎兒，一同回到路宅來。路鼎陪到自已最精緻一間書房內，屋內琴棋書畫，色色俱全，居然也佈置得古香古色。三人落坐。路鼎立時指揮宅內搬出一掉精緻便飯，三人匆匆用畢。已敲二鼓。

紫霄道：『袁兄此去，妹實在不大放心！鼎兄和舍弟且在此安坐，待愚妹去接應他們回來。』小虎兒嚷着也要跟去。路鼎知道阻不住她，也要伴她前去。紫霄笑道：『這樣，不是正辦，堡中豈可無人，路鼎萬不能離堡，虎弟同去，也嫌累贅！你們可以放心，俺此去自有道理，少時便回。』說畢，轉身向帳後卸下外面裙衫，露出裏面一身窄窄的青色夜行衣靠，背上流光劍，走出帳外，向路鼎，小虎兒囑咐了幾句，說聲再見，人已穿牆而出，不見蹤影。

事有湊巧，紫霄仗着一身功夫，竄房越脊，來到堡上，暗地營寨守堡壯勇，似尙嚴密，便不驚動他們，悄悄跳落堡外。舉目四眺，靜盪盪的寂無一人，想是官軍退得很遠。一伏身，便施展夜行功夫，趁着官道飛奔前去，行不到里把路，驀聽得道旁樹林內沙沙一陣風響，颯然向身後飄過，霎時便寂。紫霄走得飛一般快，雖然覺得，總以爲林內飛禽落葉之類，並不深切注意，只顧向前奔去。一忽兒又走出半里多去，忽聽得前面蹄聲甚急，一匹馬馱着一個人，箭也似的對面跑來。馬跑得快，紫霄飛行得更快，一來一往，霎時近身，紫霄何等眼尖，早已看清馬上的人，慌立定身，喊一聲：『袁兄住馬！』可是人馬已擦肩飛過。袁鷹兒聞聲，趕緊勒住馬韉，轉身跑來，跳下馬相見，喘吁吁的說道：『今晚專有蹊蹺，俺騎馬跑了二三十里路，兀自不見官軍營帳。正想再探一程，忽見前道上遠遠奔來兩條黑影，俺馬已摘了鈴，包了蹄，聲音至微，遠一點的不易聽出。不意遠遠奔來的兩條黑影，機警異常，刷的一晃，便不見了蹤影，這樣益發令人起疑。俺慌拔出銅鎚，驟馬趕去。一看兩旁都是密密叢林，林外田埂縱橫，又道紛岐，恐有埋伏，不敢單獨進林。却想起俺分手搆口，師妹說過，黃飛虎死不甘休，也許暗地前來探堡，越覺那兩條黑影鬼鬼祟祟，大有可疑，所以飛奔回來報信，想不到半途會着師妹。事不宜遲，我們便趕回去罷。』紫霄聽得，吃了一驚，雖然想起道旁林內風聲可異，悔不該一心跑路，沒有留意，此刻和袁鷹兒一對照，纔是那話兒了！又

一想堡中路鼎獨木難支，小虎兒究竟年幼，暗地喊聲不妥，慌催促袁鷹兒上馬趕路。自己一伏身，宛如一道青烟，眨眼已不見倩影。袁鷹兒見她陸地飛騰，比馬還疾，自己喊聲慚愧，也急急趕回堡來。

飛馬趕到近堡半里多路，猛見堡中紅光燭天，人聲鼎沸，情知堡中出了禍事，急得他沒命的抽鞭飛奔。萬想不到這擋口，馬後又喊聲動地，塵土衝天。袁鷹兒詫異之下，慌催馬走到一個土坡上面，回頭一看。只見遠遠火光如龍，四野影綽綽有無數官軍，搖旗吶喊，分三路衝殺過來。這一嚇，幾乎嚇得他滾下坡去！急急帶轉馬頭，不管路高路低，死命的趕到堡下。一看堡樓和周圍土城上，也是火把照耀，檣槍林立，似已得知消息，戒備得嚴密非常，心中略寬。匆匆敲開堡門，驟馬進堡。正想先打聽起火緣由，驀見前面街道上燈球翻滾，一隊堡勇扛着一個四馬攢蹄的一個凶漢，如風的搶上堡來。後面馬上督隊的人，正是如花似玉的李紫霄，兀自穿着一身夜行衣靠。這是騎在馬上，鳳眼含威，神光四射。一見袁鷹兒剛進堡來，滿臉驚惶，一抖絲韁，越隊趕到袁鷹兒身邊，悄悄說道：『袁兄休驚！黃飛虎已被愚妹擒住，前面扛着的就是！只要如此這般，便不愁官軍不退，只是愚妹遲到了一步，路兄業已受傷，指揮不得守堡人馬。袁兄趕速上堡，照愚妹所說辦理好了！快去，快去！』袁鷹兒又驚又喜，來不及細問詳情，高應一聲尊命，急急跳下馬，當先奔上堡來。

李紫霄却從容不迫，押着黃飛虎到了第一重欄樓上，將人馬和網縛的黃飛虎交與袁鷹兒，自己繞着土城子巡視守城壯勇去了。

這裏袁鷹兒有了主意，胆氣徒壯，吩咐舉起燈球火把，將黃飛虎領近堡堞口。袁鷹兒一手挽着護身牌，一手高舉銅鎚，立在堞口上，向堡外一看，只見三路官軍，已逼近堡下，正忙着佈雲梯，曳砲架，預備立時猛攻。袁鷹兒哈哈一聲大笑，高聲喝道：「城下小輩們聽真！你們刁幹詭計在老子們面前賣弄，還差得遠哩！你們且抬頭看看你們的主將，如果你們不知好歹，先把你們主將腦袋砍下，再和你們一決雌雄！」

這時官軍副總兵刁幹滿以為黃總兵潛入堡中，業已刺死路鼎，斬關開堡，裏應外合。而且約定舉火為號，原已看清堡中大火四起，人聲鼎沸，決可成功！不意一逼近堡下，却看得堡上戒備森嚴，毫無慌亂，本已驚奇。此刻又聽得袁鷹兒幾句驚人的話，全軍嚇得個個仰頭向堡上細看。這一細看，才認清堡上當中堞口上，火把照耀之中，無數堡勇押着一位五花大綁，八面威風的黃總兵黃飛虎。而且直勾勾瞪着兩隻怪眼，高高的鼓着兩腮，怒氣填膺，只苦說不出話來！這一下，只把刁幹嚇得魂飛魄散，全軍魄散魂飛！最厲害的，雄糾糾堡勇手上十幾柄雪亮鋼刀，都在黃飛虎頭頸上高高舉着，只待袁鷹兒一聲吩咐，便可剉成肉醬！在這千鈞一髮攸關，鬼計多端的刁幹，也弄得一籌

莫展！

却不料官軍齊聲大喊道：『休得傷我主將！今天的事，都是刁韓副總兵一人惹出來的！冤有頭，債有主，我們情願把刁副總兵獻與你們，憑你們處治，你們放還我們主將。從此和你們解開這點結兒，我們剿我們的匪，你們守你們的三義堡。如果殺了我們主將，你們也算不了義俠漢子，我們情願都死在你們堡下，看你們有甚好處？』這時衆口一詞，喊得天搖地動。只苦了刁韓一人，騎在馬上，急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，連他貼身兩員把總，也悄悄溜開了。

堡上袁鷹兒聽得官軍衆口同聲的這樣喊着，也覺黃飛虎平日很得軍心，不愧是個赫赫有名的腳色！便高聲向下喝道：『你們不要起鬪，且自壓聲，聽我一言。』袁鷹兒這一喝，比甚麼都有力量，下面立時雅雀無聲，仰頭靜聽。袁鷹兒大聲說道：『我們三義堡平日安分守己，不管外事，你們何嘗不明白！偏是你們的副總兵刁韓歪着心腸，搬弄出是非來！這是你們咎由自取，並不是三義堡得罪你們！至於你們黃將軍，俺們也敬重他是一個漢子，只要你們罰贖不來纒惱，不認贖俺們與盜通氣，俺們決不難爲黃將軍一根毫髮！但是現在黃將軍已在俺們掌握之中，你們副總兵刁韓是個毫無信義的人，除他以外，你們却無做主的人，你們這樣呼喊一陣，有甚麼用處？我替你們設想，你們如要保全主將性命，應該立時退出五十里外，公推幾位明白事理的好漢，到俺們堡中好好商

量。俺們等待你們表示真心誠意，黃將軍也意回心轉以後，那時節，俺們自然恭送黃將軍回營。至於刁幹這種東西，俺們不願見他，依我看，你們有了刁幹，把黃將軍的威名，和你們全軍的榮譽，都給他一人毀盡了！』

袁鷹兒這一番話，可算得殺人不用刀，本來官軍個個切齒刁幹，怎禁得加上袁鷹兒一激，只聽得官軍隊裏天崩地裂般齊聲大喝，萬刀齊舉，一陣亂打，立時把刁幹打得碎骨粉身。袁鷹兒立在壘上，隔岸觀火，樂得哈哈大笑，却把身落陷阱的黃飛虎，氣得兩眼通紅，火從頂出。他知道這亂子闖得不小，全營官軍砍死副總兵，等於倒戈造反，罪孽通天！即使自己還有返營之日，也難以出頭！如果想率軍返省，除非把自己這顆腦袋，送到上司面前去！這時黃飛虎真是啞吧吃黃連，說不出的苦！其實他還不知道袁鷹兒這下毒着兒，完全出於李紫霄的錦囊妙計哩！當下袁鷹兒一看官軍砍死刁幹以後，隊伍紛亂，沸天翻地的鬧了一陣，忽然各歸隊伍，排列整齊，轉身便退，漸漸遠遠，頓時堡下寂寂無聲。

袁鷹兒正想命人去請紫霄，恰巧紫霄早在土城上遠遠看清，業已緩步而來。兩個僑勇提着火把，在前引路。走到壘上，便向袁鷹兒說道：『官軍很有訓練，全軍無主，居然尚能團結軍心，足見黃龍兵治軍有法；不久當有代表全軍的人到來，我們應該以禮接待，開誠商量才是。』說畢，又轉

身走向黃飛虎面前，欲枉施禮，微笑道：『妾言犯虎威，深自不安，尚乞將軍原諒不得已的苦衷！現在事已到此，將軍處境，也非常困難！解決此事，非一言兩語所能盡，且請將軍屈駕路宅，妾有詳情奉稟！』說畢，向袁鷹兒一使眼色。袁鷹兒會意，立時命押解堡勇，把黃總兵推到堡主宅內去了。紫霄和袁鷹兒也趕回路宅來。

路上袁鷹兒聞起黃飛虎越堡放火，路鼎受傷情形，才知路鼎在紫霄出堡時節，和小虎兒兩人在書房內賭博。小虎兒活潑不過，指東問西，滔滔不絕。路鼎又把他當作未來的小舅爺看待，想從這小孩兒口中，探一點紫霄平日的性情和行爲。那知小虎兒年紀雖小，比大人還機靈，只一味胡扯，休想從他口中探出實情。兩人正講得起勁，忽聽得外面一陣騷動，大喊火起。路鼎吃了一驚，慌推窗瞭望，只見紅光滿天，火鴉亂飛，似乎起火所在，即在自己邊宅，慌一回身，在帳鉤上摘下一柄寶劍，拔出鞘來。一看房中，不見了小虎兒。一時無暇理會，急急向房外奔去。剛一邁步，猛聽廳外霹靂般一聲大喝道：『村夫休走！全堡已破，走向那邊去？識時務的，快向本總兵屈膝投降，饒你一條狗命！』路鼎一時心亂意慌，不辨真假，一伏身，隨手掠過一把椅子，向廳外擲了出去。黃飛虎閃身，路鼎趁勢跳出廳外，更不答話，惡狠狠挺劍便刺。

書房廳外也有一座小小天井，和大廳前空地原是相連，中間只隔了一堵牆。在牆心開一月洞門

，可以通走，平日却關着，只向廳內側戶通行。這時黃飛虎突如其來，何以認識路宅，竟找到書房來呢？原來他在陣上被暗器傷了一隻眼睛，又丟了一具套馬索，回到營中，怒髮沖天。刁幹便又乘機獻上鬼計。黃飛虎報仇心急，那顧利害，立時選了一個熟悉營中道路，善於飛簷走壁的健卒，一同飛越土城，潛入營內。好在路宅房子特別高大，一找就着。按着刁幹鬼計，先命跟來健卒，在宅旁四處放火，引得路鼎們出來，好乘機殺他一個猝不及防。一得手，便可斬開堡門，接應刁幹襲堡人馬。所以健卒放火搗口，黃飛虎已在宅內廳屋對面照壁上伏着，他一看廳上無人，蛇行鶴伏，來到書房外面那堵隔牆上，正聽着路鼎和小虎兒講話。仇人相見，分外眼紅，一伸手拔出一柄二尺長的開鋒利刃，跳下牆來，隱身在天井花壇背後。外面火光一起，路鼎推廳出看，便想下手，不意路鼎倏地回身，才趕到廳前大喝一聲。

這時路鼎挺劍直刺，黃飛虎便舞動利刃，狠鬥起來。這一場狠鬥，真是性命相搏，各憑真實本領。而且在這小小天井內龍爭虎鬥，外面毫未得知，一半是關着那扇月洞隔牆門，一半是外面四處起火，路宅的人們和隨人堡勇，都奔出去救火去了。所以路鼎死命鬥了許久功夫，兀自無人幫助。可是這時路鼎又吃了虧，手上那柄劍，平日輕易不用，無非掛在帳鉤上圖個好看。此刻急不擇器，隨手拿來，未免不甚稱手！心裏又以爲黃飛虎既然到此，外面又四處起火，亂得不成樣兒，定是官

軍得手，或進俛來。未免心慌意亂。勉強支持了不少功夫，想奪路逃出門外，一看實情。無奈黃飛虎死命相撲，一柄腰刀，把自己裹得密不透風。路鼎無法，心裏一橫，索性拚出性命，同他狼鬥。

這樣又支持了半晌，黃飛虎忽然刀法一變，使出平生絕技一路地起刀來。刀隨人滾，貼着地皮，滴溜溜只繞着路鼎下三路亂轉，這一來，路鼎劍法大亂，汗流浹背。猛聽得黃飛虎一聲怪吼，霍地一長身，一個猴猴獻果，健腕一翻，刀鋒便到了路鼎咽喉。路鼎正全神注在地上，萬不料有這一手。略一疎神，眼看雪亮光已在眼下。想反劍招架，已來不及。只可用出鐵板橋功夫，望後一倒，趁勢就地一滾，一個鯉魚打挺，便想跳起身來。黃飛虎豈肯放鬆，在他將起未起之際，一個箭步，早到跟前，一蹶起處，着實的正踢在路鼎後腰上。這一下，力量非輕，把路鼎踢起三尺多高，隆隆一聲，跌下來，正撞在月洞上。直把那扇薄薄的木板門，撞落下來。這時路鼎非但寶劍出手，人也跌得發昏，一時竟掙扎不起來。黃飛虎哈哈一聲狂笑，惡狠狠舉起鎗刀，便要搶來割取首級。

萬不料牆頭上嬌滴滴一聲喝道：『休得猖狂！紫霄在此！』話到人到劍也到。黃飛虎人還未看清，只覺劍光如虹，已逼跟前，不禁老大吃驚，慌連連退步。瞋目橫刀，大聲喊道：『聽人傳說堡中有一無禮了頭，是路鼎妻子，想必便是你了？』紫霄面孔一紅，更不答話，玉臂一揮，劍似電閃，分心便刺。黃飛虎白天未曾同紫霄交手，雖然才幹說過，總以爲一個女孩子，何足掛心。此刻一

看劍法出奇，慌忙留神招架。那知兩人一交上手，不到一會功夫，錚然一聲，手上腰刀被劍光斬成兩截。這一下，真把黃飛虎嚇得不輕，手上只有半截刀，那裏還敢戀戰？一頓腳，便想越牆逃走。人方飛起，紫霄金蓮一點，猛覺腰裏一軟，一個倒栽葱跌下地來，恰好正跌在路鼎身旁。這時路鼎已緩過氣來，惟有後腰痛楚不堪，一眼看見紫霄到來，頓時精神百倍，正想掙扎起來。忽見黃飛虎從半空跌下來，滾在自己身旁，一咬牙，跳起來，騎在黃飛虎的背上，舉起拳頭，狠命大擂。

紫霄立在身後笑道：「路兄且自休息，這廝已被愚妹點了穴道，昏迷不知的了！」路鼎聞言，慌亂手立起身來。猛覺後腰一陣大痛，宛如骨折，忍不住呵呀一聲，身子一軟，一屁股又坐在黃飛虎身上。紫霄大驚，慌扶住他臂膀，問道：「路兄受了這廝刀傷嗎？」路鼎哼哼不已，痛得說不出話，只把手向後腰亂點。紫霄仔細一看，明白是踢傷的，替他解下腰巾，轉手便用腰巾將黃飛虎纏好，將他水鴨似的放在地上。一轉身，輕輕挾着路鼎，跳進廳去，然後扶着路鼎躺在書房內一張小榻上。這是路鼎依香偎玉，大出望外，幾乎痛楚都忘記了，反而想入非非，與感激黃飛虎這番成全之德！一看紫霄把自己抱小孩似的放在床上，便要走去，急得他一伸手拉住紫霄，哀聲說道：「師妹救愚兄的命，這是第二次了！教愚兄粉身碎骨，也報答不過來！」紫霄起初因為並無第三人在旁，只可從權把他送進書房內，此刻被他一拉扯，又說出這樣懇切的話。不禁粉面通紅，羞得別過頭

去。悄悄說道：『快放手！教人看見，成甚麼樣兒？』

正說着，門外脚步聲響，驀的跳進小虎兒來，一見紫霄，大嚷道：『姊姊回來得好！快到外面看看去，有賊人放火，已被俺弄死一個。恐怕不止一人，特地趕回來找我。』這他字一出口，忽見路鼎鼎躺在床上，大爲詫異：『咦！你倒自在，竟百事不管，先高臥了！』小虎兒這樣猛犸丁的一說，連路鼎也訕訕的不好意思。紫霄已離床遠立，向小虎兒道：『你又胡說！教你不要離開這兒，害得路兒受了傷，怎的反說人高臥呢？』路鼎一聽紫霄責備兄弟，慌探頭搶着說道：『不要怪虎弟，只愧愚兄無能！但不知外面究竟怎樣了！』小虎兒撇着嘴道：『誰知道你們有這許多糾葛，火起時，我一看牆外通紅，三脚兩步跳出大門外，只見許多人都嚷着宅邊左右幾間馬棚和草料房走了火。許多堡勇同鄰舍們，都趕去救火，俺也隨着跟去。先到左邊馬棚，已有十多個堡勇驅出牲口，將馬棚拉倒，壓住了火苗。再返身趕到右邊，猛一抬頭，看見草料房頂上，立着一個異樣裝束的漢子，正向四下裏亂撒火種，草料房已有多處着火。那人正四面環顧，尋墊腳飛越的地方。俺知他是奸人，也不通知別人，悄悄蹙到近處，摸出金錢鏢，兩手齊發。恰幸火勢正熾，人聲鼎沸，也顧不到暗器飛來，竟被俺打個正着。只見他一個筋斗，跟着塌下的草屋頂葬在火窟中了！俺想這廝定是官軍奸細，說不定不止一人，故而跑回來通知路兒，想不到他竟已受傷了！究竟受了誰的傷呢？』

紫霄截住話頭道：『不要緊！讓他們來多少人，也不打緊！蛇無頭不行，黃飛虎已被掩攔在天井內，不愁他們鬧上天去！虎弟！你且在此陪着路兄，看住了黃飛虎。讓俺外面去救滅了火再說！』說罷，飄然而出。半晌又走進屋來，一看黃飛虎已被小虎兒提進屋來，身上橫七豎八，加上好幾道繩束，嘴上又塞了麻核桃，縛得像端午粽子一般，却依然昏迷不醒。路鼎一見紫霄進來，慌問：『外邊怎樣？』紫霄笑道：『沒事，幾處火，他們救得快，早已熄了。半晌沒有動靜，大約來的只有兩人，一死一擒，自然沒事了。可是黃飛虎竟敢輕身到此，定有好計，也許官軍伏在堡外，待機接應，想來個裏應外合，一戰成功。天幸我趕回來得快，擒住了他們主將，不愁他們不乖乖的聽俺們吩咐！大約天助我們成功，難得他身爲一軍主將，竟敢送上門來受死！』

說罷，便向門外喝道：『你們進來。』原來紫霄早定下主意，喊進幾個爲首堡勇，叫他們押解黃飛虎到壘上去。路鼎不明所以，慌問道：『紫妹把他押向壘上梟首示衆麼！』紫霄搖頭微笑，並不答言。一彎腰，拍的一掌，向地上黃飛虎後腦拍去。經她這一拍，如核桃脫口而出，黃飛虎轟的大叫一聲，悶煞我也！身子一動，獨眼一睜，知已被人擒住。立時兩眼一閉，大喝道：『想不到俺黃飛虎堂堂丈夫，竟死在一女子手上！罷了！罷了！快拿刀來，送老子歸天！』紫霄不去睬他，喝一聲：『推出去！』頓時走進雄糾糾的幾個堡勇來，七手八腳，從地上扶起黃飛虎，一陣風似的扛

了出去。紫霄也跟着出去，押隊直到堡上，便在半路裏會着袁鷹兒了。此段情節，便是補敘路鼎受傷的事。但是在紫霄口中說與袁鷹兒時，無非略略一提大概情形罷了。

當下袁鷹兒、紫霄兩人趕到路宅，路鼎已勉強支持着，和小虎兒坐在大廳上等候。黃飛虎却用許多壯勇押在階下。紫霄、袁鷹兒進廳後，大家先悄悄商量了一陣，便請紫霄居中高坐，主持一切。紫霄無法推辭，坐定後，向階下嬌喝一聲：『請黃將軍上廳講話。』廳下壯勇暴雷價一聲答應，推着黃飛虎擁上廳來。衆人一齊起立。紫霄獨高聲喝道：『我叫你們請黃將軍談話，怎的還縛網上來？快快鬆綁！』袁鷹兒親自搶步上前，便要替黃飛虎釋縛。黃飛虎倏地單目圓睜，大聲喝道：『不必假惺惺這樣做作，要殺便殺，絕不皺眉！』紫霄微微冷笑道：『我們自始至終，沒有虧理，要殺你也不費吹灰之力，無非念你一條好漢！你自己又說過，死在一個女子手上，似乎不大甘心。既然如此，俺們便釋放你回去，再決雌雄，到了你死而無怨時，再叫你死便了！』說罷，自己緩步到了黃飛虎身邊，伸出纖纖玉手，由上向下只一拂。黃飛虎身上繩束，便像刀截一般，紛紛掉了下來。黃飛虎大驚失色，半晌，瞪目不語。廳上下無數眼珠，都注在他一人身上。紫霄却俏步春風的回座了，指着黃飛虎笑道：『將軍，身上已無拘束，何必還呆在這兒，快回去重整干戈！如果覺悟我們關係無辜，也應該率軍直搗盜穴，將來凱旋，妾定恭迎虎駕，慶賀成功！』

一語未畢，猛見黃飛虎把腳頓得出響，大聲喊道：『罷了！罷了！俺黃飛虎一生未遇對手，想不到你是我的剋星！俺死在你這位女英雄手上，確也值得，確也無怨，還講甚麼重鑿干戈，直搗盜穴！不必羞辱，乾脆，請你拔劍一揮便了！』說罷，把眼一閉，脖子伸得老長，靜等受死。不料黃飛虎等了半晌，廳上廳下雅雀無聲，毫無動靜，不免又睜開眼來。却見紫霄亭亭玉立，向他歛衽爲禮道：『將軍死在三義堡上，死得太不值得了！便是將軍決計求死，俺們也不願將軍死在這兒，損俺們三義堡的英名！不是妾誇口，妾這柄流光劍，專刺奸人之心，不斬英雄之首！將軍權且安坐，聽俺們一言。』這時袁鷹兒早已撥過一把椅子，放在上首，復向黃飛虎一躬到地，徐徐說道：『做堡一番委屈，將軍還未明瞭，請將軍略坐片刻，待俺訴說苦衷，然後恭送返營。』

黃飛虎見衆人這樣態度，摸不着道路，擋不住袁鷹兒幾句娓娓動聽的話，又把他推在椅上，情不由己，一屁股坐了下來，却高興說道：『你們不提此事，俺也明白。俺率兵到堡下，何嘗不知刁幹別有用心。但是俺一生眼中無人，聽你們三義堡英雄無敵，存心要同你們較量較量。想不到惹出這位女英雄來，活該俺黃飛虎一生英名，要送在三義堡上了！可是話又說回來，三義堡雖小，有了這位女英雄，俺黃飛虎也情甘服輸了！這事且不談，承女英雄拾愛，非但不殺俺，還要送俺返營，這份度量，俺黃飛虎便趕不上！但是前一忽兒，眼看你們行了絕戶計，激變軍心，殺了刁副總兵。

刁某爲人雖殺不可恕，但是俺這份總兵官銜，也從此完了！你們叫俺回去，等於把俺送到鬼門關去，與其俺死在上司手上，反不如先死在女英雄寶劍之下了！所以回營一層，今生休想！不瞞諸位說，俺黃飛虎原是綠林出身，受撫以後，大小數百戰，受盡了官場醜態，才掙得這點前程，棄掉這些前程，俺並不心痛。只俺手下近千人，却是俺一手訓練出來的，一旦棄之如遺，未免心痛！這般人，大半也從綠林收撫來的，沒有俺統率，早晚定亦散夥，回到綠林去。這一來，豈不是俺黃飛虎兩面不做人，除去死路一條，還有俺黃飛虎立足之地麼？」說畢，一聲長歎，豪氣全無。

紫霄聽他說這番話，欠身微笑道：「將軍休得煩惱！俺們想不到將軍也有許多苦衷，這樣一來，俺也懊悔殺死刁幹了！可是事已做了出來，難已挽回，悔也無用！像將軍一身本領，應該做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業，區區的總兵官，做得出甚麼大事，棄掉他原不足惜！至於將軍部下這一層，這裏在妾看來，却容易辦理，只要將軍立志做大事業，便不愁沒法安排！」黃飛虎聽出話中有話，不禁問道：「照女英雄高見，怎樣安排呢？」紫霄笑道：「妾自有主見，現在暫且不談。將軍奔波一夜，未免過勞，我們不打不成相識，英雄聚會，大家應該披誠佈腹，痛飲一場，才是我們本色！」說罷，向袁鷹兒路鼎一使眼色。兩人會意，立時吩咐手下，在廳上擺開一棹豐盛酒席，請黃飛虎高坐首席，路、袁、小虎兒三人打橫坐陪，紫霄自居主位，殷殷勸酒。

黃飛虎這時已欽佩紫霄是個巾幗英雄，不甘示弱，居然昂然入席，暫把諸事置之度外，圍衆人高飲起來。飲酒之間，看得路鼎被自己踢傷，勉強支持着，未免於心不安，只可向路鼎告罪。路鼎領了紫霄命令，不得不笑臉對待。連說：『已敷上祕製藥散，過幾天就好，不必掛心！這樣由于干戈變爲樽酒，觥籌交錯的一來，時候可已不早，眼看一宵光陰，便從這絕大波折中渡過。黃飛虎天生是豪爽之流，一生都是意氣從事，被紫霄恩威並濟，旁敲側擊的一籠罩，早已墮入紫霄手掌之中。而且在酒席之間，聽出袁鷹兒在無意中說起玉龍岡、塔兒岡一帶綠林，都想推舉紫霄爲首，預備做一番驚人事業，不禁心裏怦怦欲動。暗想：朝廷奸臣當道，不久亂生。自己由綠林受撫，做了一名總兵，把自己拘束得像小媳婦一般，平日又受盡了上司的齷齪。到了目前地步，塔兒岡的強人固然剿不成，官也難以做下去！進退兩難，不如仍舊還我綠林本色，也許同他們混在一塊兒，倒比受上司齷齪氣強些！』心裏這樣一轉，嘴上未免附和了幾句。其實袁鷹兒故意說出這樣話來，無非領受紫霄祕計，特地引他上鉤罷了。等紫霄察言觀色，早已瞭然，却又故作波折，談鋒一轉又轉到別的上面去了。但是這席酒却已吃到夜盡天明。

正在這將曙未曙之際，忽見廳下奔上幾個堡勇，報告官軍派人求見。紫霄問：『來了幾人？』堡勇答說：『來了兩個，都是便衣空手，每人只騎了一匹馬。』黃飛虎一聽自己營中來了人，慌說

：「叫他們進來，我得問問他們。」可是他這幾句話算是白說，立着的幾名堡勇，鬚鬢沒有聽見一般，依然直立不動。紫霄接過去說道：「黃總兵說的對。快叫他們進來，見見主將，也好放心！」堡勇們立時領命趨出，一忽兒帶進兩個魁偉漢子。黃飛虎一看，原來就事自己貼身兩員把總。那兩名把總一見自己主將高居首座，談笑甚歡，大出意料之外，一時不得主意，不知怎樣說才好！却不料紫霄條的盈盈立起，叫人添設杯座，便請兩名把總入席。

這一來，兩人益發躁踏不安，齊聲說道：「姑娘安坐，不敢越禮！」紫霄笑道：「你們以爲主將在座，沒有你們坐位嗎？但是我們這兒不似你們營裏，有許多臭排場，我們講究的一視同仁。你們到這兒，無論如何總是客，那有客人立着，主人自願坐吃的道理，何況你們兩人，還代表着全營士卒，來此接洽正事呢！」黃飛虎大姆指一豎，大聲說道：「好一個一視同仁！來，來，來！你們從此不必拘束，就照這位女英雄的話坐下來。我有話！」兩人無奈，偏着身，直着臉，誠惶誠恐的坐了下來。兩人坐定後，黃飛虎急不可耐的大聲說道：「你兩人來得正好，刁副總兵這一擋事，已經做了出來，在官場上自然弟兄們理虧，在我們方面講，却是他咎由自取，死得一點不冤枉！但是我這小小前程，也和刁幹一齊死了！你們二人和衆弟兄的本意，無非想用義氣來換性命，對於其中利害，也許你們還不明白。對於這位女英雄本領無敵，肝胆照人，你們益發不知道。現在事情擺在

面前，我乾脆說一句罷，俺黃飛虎從今天起，要跟着這女英雄另創事業了！我們共患難的弟兄們，應該怎樣安排，我信服這位女英雄，定有高見，決不致虧待你們的！你們兩人且聽這位女英雄吩咐就是！』這一席話，二人聽得面面廝看，萬想不到自己主將竟變了心，和三義堡走上一條路！說的另創事業，又不知如何的事業，越發摸不着頭腦！

正在沉思間，忽聽李紫霄欠身微笑道：『兩位既然跟黃將軍多年，將軍雄邁豪華之氣，當然略知一二。我們幸蒙將軍虎駕親臨，得以面談衷曲，彼此心跡都釋然冰解。不過黃將軍因為我們砍死了副總兵，這禍却闖得不小。無論刁幹如何可惡，總算一位命官，他的罪孽未露，忽然殺在萬刃之下，叫黃將軍如何呈報上面官憲？勢必把「兵變」「造反」等罪名，加在弟兄們身上。黃將軍身爲主將，又豈能置身事外？最小的處分，也要革職聽勘，那時節，你們救不了將軍，將軍也難以顧全你們！這一來，豈不大糟特糟？但是事已做了出來，像將軍部下千多個弟兄們，都是身經百戰的健兒，將軍又是個英雄漢子，怎甘自暴自棄，也不甘心把你們一齊葬送在暗無天日的牢獄裏！所以在將軍必定棄掉前程，和俺們志同道合，另創一番事業！至於這番事業，此刻暫且不提。好在天已大明，大約到了中午，你們就可明白。現在要扼要說幾句，請你們回去，對弟兄們說，如若全營弟兄情願終身跟隨將軍，只要換去全營旗號，依然是一旅節制之師。而且從此不受官廳約束，可以憑將

軍大志，名震天下。否則聽弟兄們自便，各奔前程好了！」說罷，又向黃飛虎笑道：「妾這番愚見，將軍以爲然否？」

黃飛虎伸出巨靈般的毛掌，拍得山響，大喊道：「女英雄說的話，便是俺心裏想說，嘴上說不完全的。你們回去便照女英雄的話，遍告衆弟兄，只說俺說的好了！」兩人站起身來道：「經這位女英雄之說，我們才明白了！俺兩人可以代全營兄弟堅決說一句，我們不管前途禍福，只萬衆一心，跟着俺們主將！此刻俺們暫先告辭回營，可以宣佈主將意旨，但是……」李紫霄不待他們再說，便搶着說道：「此後你們旗號和餉糈軍械，俺們同黃將軍慢慢磋商，好在半天便可解決。現在我們已成一家，你們回去便整頓全營人馬，直到堡下紮住營盤，聽候黃將軍出堡傳令便了。」兩人領命告辭，出堡自去宣達這番意思不提。這裏黃飛虎看得紫霄披誠相待，佈置有方，大爲安心，竟放懷暢飲，越談越投機了。

酒闌席散，衆人回到書房。飛虎還不知李紫霄想創如何大事業，私下向袁鷹兒也不敢明說，只說到了中午，大約可以揭曉。這時衆人都熬了一夜，因爲大事當前，各人都提起精神，毫未困倦。惟有路鼎後腰着了黃飛虎一脚，雖敷上珍貴藥品，止住了痛，精神却有點支持不住。無奈自己原是重要人物，怎敢在紫霄面前露出頹唐神氣，叫人看不起自己！他這樣咬牙支撐，別人不覺，却逃不

過紫霄眼光，暗地和袁騰兒設個計較，把路鼎扶進內宅，安心休養去了。她自己攜着小虎兒和袁騰兒，在書房內陪着黃飛虎，高談闊論。連黃飛虎在陣上棄掉的一具套馬索，也命人檢了出來，還給他。

衆人談論之間，忽聽堡外號角聲響，接着又是三聲砲響，堡勇進來報說：「官軍已在堡下紮營。」不到半個時辰，門外鑾鈴響處，堡勇領着玉龍岡黑煞神，匆匆跨進房來，一進門，便大聲嚷道：「俺去的快，來的快，奔波了一夜，總算事情辦妥了！」一語未畢，一眼瞥見黃飛虎在坐，頓時闔了嘴，怔怔的瞧着紫霄，顯着詫異神氣。紫霄和袁騰兒已笑着起迎。紫霄笑說道：「黑兄回來得真快！現在我先替你介紹一位英雄，這位便是久已聞名的黃總兵黃飛虎將軍！」又指着黑煞神說了姓名。這一來，兩人都愕然，一齊怔住了。在黃飛虎還不覺十分驚異，以爲玉龍岡強人，既在相近，當然聞名交接。惟有黑煞神聽說這人便是統率官軍，勦寇打堡的黃總兵，未免覺得事情透着奇怪！兩人面對面，一時說不出話。

袁騰兒却哈哈笑道：「難怪兩位都覺詫異，此刻我來說明罷。」

第十三章 席上飛刀

這位黃將軍原是我們中人，一身本領無敵。白天同我李師妹一觀面，英雄惜英雄，立談之下，黃將軍痛恨官場醜態，情願棄掉前程，當場殺死副總兵刁幹，率領全營人馬，和我們合在一起，另創事業了。」黑煞神一聽這話，立時趨至黃飛虎面前，抱拳爲禮道：「這才是大英雄本色！佩服，佩服！」又回頭對紫霄道：「怪不得俺一馬跑來，見官軍逼近堡下，却又掩旗息鼓，毫無動作，官軍們還向堡上人馬談笑哩，俺正看得詫異。原來如此，這才明白了！」黃飛虎也笑道：「今天雖然同黑英雄初會，但是黑英雄豪爽脾氣，一看便知！俺最愛這樣人，以後咱們還得多親多近！」黑煞神大樂，握住黃飛虎手掌，緊緊的搖了兩搖，笑道：「這樣說，俺今天又多了一個好朋友！你是帶兵的官，見俺從玉龍岡來，定是疑惑，不滿你說，俺黑煞神吃虧在一生不會說謊，俺老實對你說，俺黑煞神一生不肯服人，可是對於這位女英雄的本領，實在心服口服！因此俺回山去，和俺們老大翻山鶴說明就裏，公奉這位女英雄爲瓢把子，大大的幹他一番。想不到老哥也合在一起！這一來，非但免除了許多手脚，我們的聲勢也益發雄壯了！昨晚俺回山去，聽俺們的老大說起，朝廷自魏忠賢一手掌權，奸臣滿朝，弄得天下暗無天日。許多山林志士，暗地都有集合，想做點除暴安良的事業。現在俺們有這位女英雄爲首，又有老哥這樣英雄輔助，何愁基業不穩！」

說到此地，紫霄笑道：「恐怕事情沒有這樣容易！翻山鶴許有點不甘心罷！」一語未畢，黑煞

神雙手一跪生生一拍道：「嘿！女英雄真是明見萬里！可是翻山鶴也同俺一樣脾氣，眼見爲真，耳聞是假，非到死心塌地，不肯低頭的！俺對他說了無數的話，他未嘗不信，亦未嘗不佩服。只是他和過天星商量好，先命俺回來恭迎女英雄們上山，他和過天星率領全山人馬在山口迎迓，一面在山上聚義廳擺設起大筵席，款待女英雄。他這番意思，無非想當面討教女英雄一點本領，然後才心服。但是俺心裏有數，像他這點本領，比俺強得有限。女英雄上山時節，只略露一手半手，便把他嚇死了！照理說，俺該提醒他，免得他當場出醜！但是藉此給全山好漢看看女英雄手段，便不怕他們不聽號令！再說俺山寨過天星等人們，不是這樣做作，也不肯低頭的！所以他一說，俺滿口應承，約定今天午後，女英雄起馬，他們率隊在山口迎迓。現在時已近午，女英雄也可預備起身了。應該帶多少人去？留誰守寨？也趁此時分派停當，免得臨時匆促。未知女英雄意下如何？」紫霄、袁鷹兒聽得這番話，都略有思索，一時未及回答。

黃飛虎候的立起身，拍着胸脯道：「俺當年闖蕩江湖，專愛幹這種事，想不到今天又給俺遇上！女英雄不必躊躇，也不必帶人，只黃飛虎一人，替女英雄來個馬前張保，前往拜山，便可定局！」紫霄笑道：「此去原替大家着想，並不是爭奪江山，赴甚麼鴻門宴，原也不必一齊前往。只是翻山鶴心存着較量的成見，難免在大庭廣衆之間，分個高下。人家是個一寨之主，劫案面上弄得下

不來，俺心裏也是不安！此刻俺敢開誠佈公的說一句，先父在世時，斷定大明江山，不久要屬他人，豫、陝、晉、楚一帶，定有一番糜爛。倘能集合失意英雄，同心合力，保守一處形勝之地，開闢一所世外桃源，進可保君，退足自守，最不濟也可保全數萬生靈，免遭塗炭。恰好這裏玉龍岡天險之區，先父彌留時，尙諄諄囑咐繼續未竟之志，所以妾久存此心，巧不過黑英雄志同道合，遂生出此事來。早晨席上妾對黃將軍所說，另創大業，便是此意，其實妾一女流，毫不希望做一綠林首領，更不願俺們志同道合的英雄，老死在綠林中。希望身在綠林，心存君國，從綠林中開闢出一條光明坦途來，這便是妾的區區之見。』

她這幾句光明磊落的話，最受感動的是黃飛虎。他原從綠林搖身一變，變作總兵，現在由總兵又回到近乎綠林的地方，無論如何，心裏也是不好受。經紫霄這樣一說，又像現在的綠林與前不同，將來未始沒有光明之路！一夜折騰，到此才吃下一付安心藥，却把李紫霄愈發看重了！至於黑煞神，粗而且渾，罰誓不瞭解的！何況李紫霄城府深沉，用一派冠冕堂皇的話，先把衆人的心籠絡起來。其實她心裏主見，連袁鷹兒等也莫測高深，何況黑煞神呢？當下黑煞神擴聲擴氣的附和着衆人，把紫霄抬得高高的，一力主張，多帶人馬，連黃飛虎部下也一齊帶去，以張聲勢。後來還是紫霄自己決定：只帶黃飛虎、袁鷹兒和黑煞神，另外在官軍中挑選三百虎皮兵，改張三義堡旗號，卽在

午飯後出發。小虎兒噙着要同去，經紫霄說了幾句，才凸嘴不響了。

飯後，紫霄把堡中諸事安排妥貼，又命小虎兒進內宅去囑咐路鼎幾句話，便命小虎兒伴着路鼎，小心照料，一一吩咐清楚。自己略一修飾，帶了流光劍，選了一匹良駒，打着三義堡旗幟，和袁鷹兒、黃飛虎、黑煞神各騎駿馬，先到官軍營中，由黃飛虎曉諭一番。官軍原是綠林人物居多，這種勾當，正對胃口，今見主將和三義堡一鼻孔出氣，自然服服貼貼的聽憑調遣。當下黃飛虎修理好套馬索，帶在身邊，依然提着黃澄澄熟銅溜金齊眉棍，挑選了三百虎皮兵，立時跟着紫霄向玉龍岡進發。

玉龍岡距三義堡，不過幾十里路，都是盤旋曲折的山路，不能縱馬放鞭，未免迂緩一點。這樣翻過幾個山頭，望見前面一座峻嶺，頗爲險惡，中間却有一箭路的坦路。衆人一見這樣坦道，立時加鞭，潑刺刺奔跑。跑到嶺脚，忽見半嶺土坡上，豎着一面黃旗，寫着玉龍岡字樣。旗下併立着四匹馬，馬上四個大漢，一色裹頭纏腿，帶弓跨刀。一見三義堡人來到，便跑下兩人來，迎着李紫霄馬頭，高聲喝道：「俺家寨主，恭候多時，特命俺們迎上前來。由此進山，尙有不少路，一路都有伏弩陷坑。你們初到，地理不熟，由俺兩人當先領導好了。」說畢，死命釘了紫霄幾眼，又望望紫霄身後一行人馬，笑了一笑。便一於馬韉，當先跑上嶺路。那半腰土坡上，尙併馬立着兩人，却一

動不動，只掏出鹿角羅東西，放在嘴上，尖咧咧的吹了起來。大約以此爲號，通知三義堡人馬進山了。

紫霄看了這番情形，回頭向袁鷹兒悄悄說道：「看情形難免要費手脚！」一語未畢，已遠遠聽得一路吹着哨子，似乎是按站傳遞的法子。紫霄等跟着前面引路的兩匹馬，緩緩進發，又翻過了幾處岡陵，都是陡峭險峻的地方，有許多地方隻馬難行，大家只好下騎。每一個險要地方，都設着卡子，扯着玉龍岡旗號。卡子上的人們，看見紫霄的嫵娜，黃飛虎的雄偉，袁鷹兒的精悍，人人現着詫異之色。紫霄談笑自若，履險如夷，愈發使玉龍岡人們奇怪得了不得。

這樣又過了幾重險峻地方，驀見前面現出十幾丈高的一座漆黑峭壁，寸草不生，遠看去活像方整整的一塊秤錘子。黑煞神蹣跚上前來，向紫霄笑道：「這裏土名叫天鑿谷，這座峭壁，天生的一塊整鐵，玉龍岡風水，全在這裏。轉過這天鑿谷，便是一條蜿蜒如龍的長岡，岡上磊磊塊塊，奇奇怪怪，都是白玉似的磨盤堅石，遠望過去，好像龍身上鱗甲，所以出名叫做玉龍岡。山寨便在龍脊上，也是玉龍岡最高的所在了。」袁鷹兒笑道：「這麼大的一塊鐵採下來，打造軍器，可用之不盡了！」黑煞神兩手亂搖道：「這却使不得，早年山寨中也有人提議過，無奈風水所關，輕易不能亂動！」黃飛虎大笑道：「風水兩字，害人不淺，如何信得？倒是這座峭壁，正擋住玉龍岡全岡風景，

好像大戶人家的影壁一般，於行軍上頗有關係。如守住這谷口，便用紅衣大砲來轟，也休想轟開！這座峭壁，真是最好的一座要塞！」紫雲點頭道：「將軍所見，與妾相同。不過採用軍鐵，也是要着，倘然此處四近，還有鐵礦可採，更妙極了！」

衆人談談說說，已走入一條羊腸小道。原來此處兩壁中分，都是遮天蔽日的高壁，走在中間，仰着脖子望上去，只露一線天光。這條山道，足有里把路長。紫雲笑向黃飛虎道：「有前面的天然屏障，還有這條通行小道，造物之妙，真真無奇不有；如果裏面水道不絕，糧食有餘，這條小道，也可說得一夫當關，萬夫莫入了！但是翻天鶴在前面幾處山岡設了無數卡子，此地接近山寨，最是扼要所在，却又一人不設。未免太大意了！」黃飛虎笑道：「他們懂得甚麼？便是俺也在這幾年，才略知一二的！」

談笑未畢，將出谷口，一陣谷風吹來，隱隱聽得谷外人喧馬嘶之聲。那前面引路的兩個驍卒，牽着馬回過頭來道：「走盡這條小道，便可見着俺們寨主，好恭迎諸位。」說畢，急急跑去。這裏紫雲悄悄向黃飛虎道：「請將軍傳令撥一百名虎皮兵守住這條要道，玉龍岡的人，任他們隨意進出，不過預防萬一，倘有風吹草動，我們有人在此，便不愁沒有退路！」黃飛虎連連點頭道：「有理，有理！」便轉身撥了兩名把總，一百個虎皮兵，分守山道兩頭。自己帶了二百個虎皮兵，跟着

紫霄等緩緩行去。

一忽兒走盡羊腸山道，豁然開朗，顯出一大片廣場來，四圍盡是參天古木。廣場對面，却是一座橫互南北的峻嶺，嶺上立着一座石牌坊，鑿着玉龍岡三個斗大的字。牌坊下旗幟纒纒，戈矛森立，鴉雀無聲的一字排着無數人馬，把這片廣場圍成一個大圈，只留着天鑄谷一處路口。廣場上的人們，一見三義堡旗號，從谷口招展出來，接着李紫霄一馬當先，領着黃飛虎、袁鷹兒、黑煞神，和後面二百虎皮兵，像長蛇出洞般步入場心。黑煞神早已一掙韉繩，跑到紫霄面前，向牌坊下一指道：『請女英雄暫先駐馬，他們已迎上來了。』

紫霄等抬頭一看，只見五色纒紛旗幟下，其勢虎虎的，趨出奇形怪狀，俊醜不一的十幾個漢子。爲首一人，生得鷹眼獠鼻，猿臂蝟髯，一身勁裝，外披風氅。身後緊緊跟定一老一少，老的鬚髮俱白，却生成一張酒糟紅面，中間一個大蒜鼻，道紅發亮，光可鑑人，遠看去有點像鶴髮童顏，其實一臉橫肉，專吃人心。那年少的細眉細目，薄耳尖腮，一路行來，和那老的交頭接耳，講個不了。後面其餘許多人，高高矮矮，光怪陸離。黑煞神先已悄悄指點給紫霄道：『披風氅的便是翻山鶴。身後老的便是塔兒岡老獼猴。年青的是過天星，其餘全是山寨開拔出來的頭目。』說畢，一轉身向前迎去，跑到翻山鶴身邊，又向這邊指點。翻山鶴等緊趨幾步已到跟前，紫霄諸人慌下馬相見。

，兩面經黑煞神均已指點明白，倒簡省了許多話。翻山鶴只說了一句：『恭候多時，此地不便談話，請諸位上嶺，到敝寨歇馬便了。』雙方一陣謙遜，翻山鶴轉身向前領導，往嶺上走去。却見他撮口一呼，立時見旗幟搖動。圍住廣場的人馬，分成左右兩路，向別道上捲上高嶺去了。

這裏翻山鶴等，領着紫霄一行人馬，由石牌坊下一條坦道上步上玉龍岡。走不到半里路，便見要路口築着幾座碉壘，壘上高豎着山寨旗號，垛口上安着幾具鐵砲，頗是威風。衆人走過幾層碉壘，越上越高，到了嶺頂，才見大寨的大柵門。柵內一條很長的寬道，直達最高的嶺巔。寬道兩旁，整整齊齊的蓋着許多瓦房，也有不少店鋪。翻山鶴直向柵門內寬道上走去，紫霄等也跟着進了柵門。留神兩旁店鋪進出的人，也是普通裝束，女子小孩，老少都有。祇每人都帶着兵器，衣襟掛一支紅布條，布條上似乎寫着字，大約由山寨發給，作爲標誌，免得奸細混入。

一路走去，忽聽得前面大吹大擂，鼓樂喧天。抬頭一看，原來這條寬道盡頭才是山寨大門，却是一座很高的碉樓，週圍砌着亂石牆。牆上和碉樓上刀槍密佈，站滿了山寨戍兵。前面寨門大開，翻山鶴、過天星、老獼猴同十餘個兇悍頭目，全分立兩旁，躬身肅容。紫霄等免不得略自謙遜幾句，便昂然直入。一進寨門，便是一條鋪沙甬道。甬道盡處，拾級而登，便是一座寬敞大廳，足可容納千許人，大約就是山寨聚義之所。聚義廳兩旁，接連着無數院落。一進廳內，只見上面正中一排

，設着十幾把獸皮交椅。左右兩行，也設着無數椅子。每一把椅子後面，站立着兩名抱刀衛兵，雄糾糾立着，好像木雕一般。這時黃飛虎帶來的二百虎皮兵，遵着命令，已肅靜無聲的排在廳階兩旁。黃飛虎、袁鷹兒緊跟着紫霄，跨進廳內。翻山鶴只領着黑煞神、過天星、老獬豸三人，陪進廳來。其餘十多個頭目，却分頭招呼階上虎皮兵去了。

翻山鶴等紫霄進廳後，便請紫霄高坐居中交椅。紫霄從小聽父親說過拜山規矩，當然謙遜不遑。兩面一陣客氣，彼此便在左右兩旁椅上分主客坐下，上面一排獸皮交椅却都空着。主客坐定，翻山鶴首先開言道：『敝寨和貴堡原同鄰舍一般，貴堡路堡主曾經拜識，端的英雄。這幾天聽說黃總兵帶着官軍打俺，俺氣忿不過，特地差黑二弟前往助陣。想不到昨晚黑二弟回來，得知前幾年過去的李老師父膝下，有一位小姐，一鳴驚人，本領無敵。據俺黑二弟說來，非但路堡主甘拜下風，便是這一路山寨好漢，也無人及得！俺閉悉之下，高興得不得了，這幾年俺自問藝疏學淺，屢想訪求一位大英雄求他上山，整頓寨基，領袖羣英。萬想不到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功夫，強勝鬚眉十倍的李小姐，近在咫尺！俺真喜得不知如何是好，慌命黑二弟又辛苦一趟，去恭迎小姐上山。一面又把這位塔兒岡的老大哥請了來。咱們先來個小小的羣英會，見識見識李小姐的驚人絕技。』說罷，兩目圓睜，直注紫霄。却又張着嘴，呵呵大笑，聲振屋瓦。

紫霄欠身微笑，鶯聲嚶嚶的答道：「紫霄是一個瑣瑣女子，有何本領，敢勞寨主誇贊！既蒙寨主派黑英雄助陣解圍，又蒙寨主連夜相集，那敢違命不來！偏巧鄙堡路兄身子略有不適，不能親自到此，特命紫霄等代表前來，叩謝寨主助陣美意。」說罷，盈盈起立，向翻山鶴深深歛衽。翻山鶴一面答禮，一面便命手下在聚義廳上擺設酒席。他們這種酒席，却與衆不同，每人面前端上一張茶几似的小桌子，一張桌子擺好一只酒杯，餘無一物。

一忽兒，階下一個凶面大漢，高喝一聲上菜，頓時樂聲大作。廳外十幾個嘍兵，每人雙手捧着一具木盤，裝着滿滿一盤紅燒大塊牛肉。牛肉上插着明晃晃一柄尖刀，刀柄上插着一朵紅鮮花。魚貫而進，把一盤盤牛肉，依次分別送到各人桌上。這般人退去，又是幾個嘍兵，披着紅綢，提着酒壺，在各人面前敬起酒來。依次敬畢，退立一旁，這當口翻山鶴倏的站起身來，端着面前酒杯，高聲說道：「敝寨沒有別的敬意，權請諸位英雄喝幾杯水酒，聊表微忱。」說畢，自己嘔的一聲，把酒喝乾，舉杯四照。紫霄等祇好領情，各自飲盡了面前酒。旁邊侍候酒席的嘍兵，又提着壺一一斟滿。

酒過三巡，翻山鶴舉手拔出肉上尖刀，向各席一揮，說一聲請。便聽得滿座嗤嗤割肉的聲音，宛如風捲殘雲，剎時盤盤俱空。只有紫霄面前一盤肉，毫釐未動，一柄刀也依然直立在牛肉上。但

是翻山鶴手下的過天星、老獬狴、黑煞神和幾個頭目，肉雖吃盡，手中一柄尖刀，却依然緊緊捏住，並不撒手，好像等候又上一盤肉似的。紫霄一變秋水如神妙目，時時貫注各人動作，看出他們執刀在手，神情有異，愈發留心翻山鶴舉動。恰好翻山鶴也留神紫霄面前一盤牛肉，紋絲未動，似乎露出鄙夷之態，以爲紫霄畢竟是個尋常女子，身體脆薄，怎吃得下這樣英雄之肉。

剎時眉目一動，向階下大喝一聲：『收刀。』便見廳外兩個嘍兵，扛進一塊木牌來，宛似一座小小屏風。木牌有一人多高，中間畫着一個赤體的人，五官四肢俱備，掌中又畫出一個紅圈，圈中寫了一個心字。嘍兵扛進這塊木牌，放在離席遠遠的中間，翻山鶴笑向三義堡諸人道：『咱們練武的人，三句不離本行，不比酸溜溜的先生們，在吃酒搗口，行甚麼酒令兒，哼幾句詩曲兒，俺們可幹不上來！所以盜想了一個法子，弄出這樣一個頑意兒來：每人吃完了肉，把手上小刀兒向那木牌上的人兒擲去，同時嘴上喝一聲擲中何處，譬如嘴上喝一聲中目，刀發出去，果然擲中眼上，刀不跌下，便見功夫，咱們大家公賀一杯。如擲不中，或中了以後，刀仍跌下來，便罰他一杯。俺想這法子最公道不過，也可以助興。而且這種玩意兒，有武功的人，也不甚難，大家一定樂意的！現在俺先來試一下，諸位不要笑話，看俺獻醜！』一語未畢，猛喝一聲：『看俺取他心肝！』就在這一聲大喝中，嗤的一線白光，直射木牌，噹的一聲響，那柄割肉的尖刀，入木三分，正插在畫出的紅

心中間。大家不免齊聲喝采，公賀了一杯。翻山鶴得意非常，呵呵大笑道：『快上酒來，看那一位英雄出馬，咱們好舉杯恭候！』

這時黃飛虎再也忍不住了，一抬身，離開酒席，居中立定，向兩面一抱拳，笑道：『俺也來試一下，但是一柄刀不够用，無論那一位，借幾柄用用。』袁鷹兒湊趣，慌把自己桌上一柄，遞與黃飛虎，黃飛虎接過了刀，又轉身走到黑煞神面前，笑道：『黑兄，你的也權借一用。』黑煞神正樂意三義堡人物獻點能耐，鬍鬚自己面上也增光彩，一聽黃飛虎改變花樣，慌笑嘻嘻把刀送上，却悄悄說道：『將軍絕藝，何消說得，儘量施展罷。』黃飛虎微笑接過，返身直退到中間設獸皮椅所在，距離席下木牌，約有五六丈遠，比翻山鶴坐席所在，又遠了不少。黃飛虎退到不能再退地方，然後立定身，笑向左邊玉龍岡席上說道：『俺武功淺薄，偶然湊個趣，想借花獻佛，敬諸位幾杯，敬得上敬不上，休得笑話！』說畢，先把一柄刀插在腰帶上，兩手分執兩柄，突然喝一聲：『看俺取他雙目！』只見他雙手一揚，那邊木牌上，噹噹兩響，兩柄刀不偏不倚，分插在兩隻眼珠上。衆人不由的喝起連環彩來，不料他一轉身，面朝裏，背朝外，拔出腰間那一柄，反臂一掄，喊一聲：『再來一下！』衆人急看時，只見木牌畫的人頭上，三柄刀插成一個倒寫品字，最後反背擲的，正中在嘴上。這一下，把袁鷹兒、黑煞神樂得手舞足蹈，過天星、老獬獬驚得目瞪口呆。

那翻山鶴却一手端杯，一手指着黃飛虎，向紫霄問道：「這位英雄，素未謀面，也是貴堡的人物麼？」紫霄端坐微笑道：「寨主久聞黃總兵大名，何以覩面却不認得？」這一句話，宛如石破天驚，廳上廳下，凡是玉簡閣的人，沒有一個不大吃一驚的，無數眼光，都注在黃飛虎一人身上。猛聽得嚙的一聲怪響，翻山鶴手上一隻酒杯，掉在桌上，幸而離桌甚近，砸得不重，沒有粉碎。祇把滿滿一杯酒，流得點滴無餘。原來黑煞神跟三義堡人馬回到山寨，大家匆匆會面，無暇細說，到了廳上，大家全神都注在紫霄一人身上，對黃飛虎全沒有理會。彼此便是在嶺下廣場上見面時，雖經黑煞神介紹一次，無奈紫霄早已暗囑黑煞神，不到相當時節，不必說明黃飛虎來蹤去跡。所以黑煞神在廣場上給翻山鶴指點時，只含糊說了句這人姓黃便完。這時突然出現了黃總兵，在翻山鶴耳中聽到黃總兵三字，怎的不驚？以為官軍和三義堡合在一起，借機進山，抄襲山寨來了！連自己同氣連枝的黑煞神，也疑惑他吃裏爬外，同他們一鼻孔出氣了！這擋口，廳上廳下，凡是山寨的人，除出黑煞神，個個手握刀把，預備拚命。

却聽得坐在首席上的李紫霄，盈盈卓立，一雙神光瑰澈的妙目，電也似的向全廳一掃，嫣然笑道：「寨主休驚！諸位英雄不要誤會！這黃總兵黃飛虎，現在不是率領官兵的總兵官，却是三義堡志同道合的人了！諸位不信，請問黑英雄便曉！」黑煞神慌也離席，笑嘻嘻向老獬豸說道：「今天

女英雄到此，還帶着一樁天大喜事來，別人還可，惟獨你老哥還應該拜謝那位女英雄呢！」老獼獼豎着一個高紅鼻子，滿臉佈着驚疑之色，正想開口。黑煞神雙手一搖大笑道：「你且別躁，聽我細說。」接着便粗枝大葉，把黃飛虎棄官的情節，說了一遍。這一番話，聽在玉龍岡人們耳中，等於吃了一席壓驚酒，各人眼光，却不注意黃飛虎，只一齊注到紫霄身上，人人心裏都驚奇這樣一個美人胎兒的女子，有這樣了不得的本領和智謀，怪不得三義堡要唯他獨尊了！這時黃飛虎早已回到自己席上，暗地留神翻山鶴，見他聽了黑煞神一席話，低頭不語，一會兒又抬頭打量打量紫霄，似乎心裏正在打算一樁主意。

猛聽得紫霄又笑道：「現在諸位疑慮盡釋，我們不要辜負寨主一番盛意，剛才黃將軍三刀齊中，我們應該公賀一盃。以後再請那一位英雄大顯身手。」說畢，自己先舉盃喝盡。大家被她一提，如夢初醒。翻山鶴身居主席，反覺着不得勁兒，慌也一仰脖子，舉盃相照，大聲笑道：「我們非但該公賀一盃，黃將軍絕藝驚人，而且還要同賀一盃，黃將軍與我們志同道合，前程無量！」衆人齊聲應道：「寨主說得有理，我們多歡飲幾盃才是。」於是大家乾了兩盃。老獼獼吃了幾盃酒，鼻子格外發亮，一張臉紅得像燉血一般，配着雪也似的鬚眉，紅白相映，非常別緻。這時也離席而起，先向紫霄打了一躬，轉身又走到黃飛虎席前一躬到地，開口說道：「將軍棄官，原由塔兒岡而起。

雖然將軍豪氣凌霄，稟官如遺，在俺心裏，總覺抱歉，特地向將軍謝罪。此後將軍如有用得着俺的地方，雖死不辭！」說畢，又是一躬。黃飛虎看他這般年紀，還有這樣精神，說話也謙恭有禮，不免也周旋幾句。

老獬豸說了幾句門面話，又回身走到中間，向木牌一指道：「黃將軍連珠三刀，刀刀中的，實在無人及得！俺年老藝疎，滿心想借花獻佛，敬諸位幾盃，無奈藝不由人，恐上不了諸位法眼！姑且借酒蓋臉，玩他一下，練得好練不好，請諸位多多包涵！」翻山鶴一見老獬豸出馬，高興得了不得，慌笑說道：「生薑老的辣，我們洗盃恭候罷。」老獬豸且不答言，走近木牌，伸手拔下四把刀。回身走到起先黃飛虎發刀所在，却不回轉身來，背着木牌，連頭也不回望一望，只聽他猛喝一聲：「穿掌，」同時兩手反腕一揚。便見兩道白光，從他肩頭發出，噹的一聲，兩柄刀正插在木牌人的左右手心內。接着又聽他喝一聲：「穿膝，」照樣又把餘的兩柄刀發出，整整的插在木牌人的兩膝上。衆人都喝起彩來，齊說：「這手功夫真不易，最難得的背後無眼，怎能够得心應手，發得這樣準呢！」翻山鶴更是樂不可支，連說：「乾盃，乾盃。」於是衆人又公賀一盃。

這時紫霄喝了幾盃酒，面泛桃花，益顯得姣豔欲滴，神采照人。卻見她笑吟吟抬身而起，指着木牌說道：「咱們飲酒作樂，却苦了這畫人兒，一連吃了好幾次尖刀！現在我來變個花樣兒。」衆

人聽她要出手，精神大振，都一齊望着她，不知她變出甚麼花樣兒來？卻見她嫋嫋婷婷的，走到木牌邊，伸出玉手，把木牌上的尖刀，一齊取下。又分花拂柳的，將手上的刀一一還與本人。然後又退到木牌前面立定，向衆人笑道：『木牌上畫人兒苦頭吃得不小，現在發個慈悲，我來代替它一下！諸位不要替我担心，手上有刀的，儘管用力發出來，只當我同木牌人一樣！發一柄兩柄，沒有多大意思，席上有刀的，儘管一齊發來，且看我是不是同木牌人一樣？』這幾句說得真是驚人，而且出人意料之外，非但玉龍岡的人，以爲她多吃了幾杯酒，胆大妄爲，連袁鷹兒、黃飛虎都有點驚疑起來。黑煞神更是不安，連連搖手道：『女英雄本領絕人，我們早已知道，何必弄出這樣玩意兒來？便是要來個新鮮着兒，也有的是花樣，這樣舉動，誰也不肯發刀的！』

這幾個人的驚疑，原也在情理之中，而且一半也怕紫霄過於張狂，弄得沒有好結果。其實這般勇夫，那知紫霄，沒有確實把握，豈肯冒昧從事？原來紫霄此舉，早已算定，席面上有割肉小刀的，除三義堡來人外，祇有翻山鶴、過天星、黑煞神、老獬獬幾個人。黑煞神心服口服，名義上尙是玉龍岡的人，其實已列在自己一邊。這樣，能向自己出手的，只有翻山鶴等三人。這三人的武功，一望而知，滿讓他們一齊發刀，憑自己功夫，也尙可應付得下！當下成竹在胸，向黑煞神笑道：『黑兄萬安。不是俺誇口，這幾柄小刀，在俺眼中，也同紙糊的差不多！那一位胆大英雄，快請出

手罷！」

一語未畢，只聽得主席上翻山鶴大喝一聲「俺先敬你一刀！」衆人大驚，急看時，只見紫霄不離方寸，笑嘻嘻右手兩指箝住一柄尖刀，向衆人一揚道：「你們看，這種刀不是紙做的是甚麼？」隨說隨將兩指一翻，那指縫裏的尖刀，便像麵糊似的折了過來，咄的一聲成爲兩斷，掉在地上。這一下，把廳上廳下，鎮壓得鴉雀無聲，如果有一根繡花針掉在地上，也可聽得出來，連喝彩都不敢喝出聲來了！

卻不料黑煞神肩下一席上的過天星，使出壞心眼來！他以爲紫霄此時賣弄手段，意氣飛揚，定難兼顧。暗地掣刀在手，看準紫霄喉咽，用足腕力，冷不防，喝聲着。刀光如電，只一瞬功夫，眼看雪亮尖刀，上了粉臉香頸之間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只見紫霄一退步，朱唇微啓，牙齒透香，巧不巧，正把刀尖嚙住。趁勢玉腕一舒，執住刀柄，向過天星席上一舒，嬌喝一聲：「還你一刀！」這一下，真把過天星嚇得魂靈直冒，「啊哟」一聲剛才出口，只聽得嗖的一聲，那柄刀擦着過天星頭皮，直飛到身後一支大木柱上，釘在柱上，餘勢猛勁，來回直晃。可是過天星網巾前面一朵茱萸結兒，卻已削斷，掉落下來。只把過天星嚇得面白唇黃，向桌底直躲。兩旁黑煞神，老獍獍也吃驚非淺，以爲紫霄要取過天星性命！

在這驚心動魄搗口，猛聽得翻山鶴大喊一聲：『好本領！』推案而出，搶到紫霄面前，納頭便拜。口內說道：『耳聞是假，眼見爲真，今天俺碰着真英雄，這座玉龍岡寨基業可以穩固了！』紫霄見他說拜就拜，真個跪在地上叩起頭來。慌忙退在一旁，連說：『寨主多禮，折殺妾身，快請起來！』一語未畢，翻山鶴騰的跳起身，向兩面席上一拱手，高聲說道：『俺今天恭迎這位女英雄上山，原有一個大大的宏願，便是俺平日想訪求一位智勇俱全的大英雄，主持玉龍岡，集合綠林同志，另做一番事業。凡是玉龍岡的人，大約都知道。便是這位塔兒岡老大哥，也抱此心。想不到黃將軍率領官軍到此，倒替俺們引了這位女英雄出來。此刻見識到女英雄驚人絕藝，怪不得黃將軍傾心相隨。現在我們有了女英雄和黃將軍，便像有了柱心骨兒似的！趁此羣英聚會，俺翻山鶴率領玉龍岡大小人馬，情願恭奉女英雄爲總寨之主，以後悉聽女英雄命令。如有不服的，便請他挺身而出，和我先較量較量。』翻山鶴話音未絕，廳上廳下，歡呼如雷，齊聲喊着：『願聽女英雄號令！』

黑煞神更樂得手舞足蹈，向老獬豸豎着大拇指，喊着：『玉龍岡從此興旺了，你那小小的塔兒岡，快趁此打主意罷。』老獬豸笑道：『你且不要忙，俺自有主意，也不必忙在一時呢。』黑煞神誤會了他的意思，以爲老獬豸不樂意，一賭氣，回過頭去。

猛見過天星霧地托案跳出，高聲嚷道：「檢日不如撞日，俺們寨主既然虛衷讓賢，便在今天奉女英雄坐上第一把交椅，有何不可！然後把三義堡、玉龍岡兩處英雄合起來，排定座位，插血爲盟，咱們就可轟轟烈烈幹起來了！」翻山鶴也是急如星火的人，連說：「有理有理，咱們就擺起香案，當天盟誓。」這句話剛出口，早有幾個頭目，掇去中間那塊木牌，換上長案，設起香燭，中間還放了一大盆黃酒。這時鬧鬧闐闐，人多口雜，弄得李紫霄插不下嘴去。袁鷹兒、黃飛虎暗喜目的已達，私下一商量，索興袖手旁觀，讓玉龍岡人們瞎起鬧。一忽兒備齊了白鷄黑狗，當場宰割，取血滴在案上酒盆內。旁邊放了一個瓢子。一面令全山頭目伺候。

諸事齊備，人聲略靜，翻山鶴便請紫霄主盟。紫霄立在香案面前，向衆人略一歛衽，然後從容說道：「紫霄今天原是奉路堡主之命而來，萬想不到承諸位這樣抬愛。但是紫霄一女流之輩，如何担當得了大事，望諸位不必多此一舉！再說大家既然志同道合，第一以義氣爲重，只要衆志成城，向前做去，便可業成基固！」紫霄說到此處，話鋒略頓。便聽得衆人轟雷般喊道：「女英雄不必再歛衽了！如果這樣謙讓，我們沒有辦法，只好散夥了！」這時黃飛虎挺身而出，抱拳說道：「女英雄這番話，全因爲今天到此作客，這一來，好像喧賓奪主！其實在坐英雄，都是光明磊落漢子，尤其是此地寨主，久存讓賢之心，求賢若渴，才披誠相見。這種舉動，俺第一個欽佩萬分。如照實在

情形說，在坐英雄雖然各有絕藝，所學不同，但是包羅衆長，智謀出衆，實在要推女英雄爲首！以後有許多大事，我們在女英雄領導之下，合力去做。今天香案已備，萬萬不要說了不算，俺勸女英雄以大義爲重，不必再謙，免失衆人之望！」黃飛虎這一陣勸說，加上衆人齊聲附和着，紫霄也只可點頭應允。衆人大喜。

翻山鶴立時燒起一大股香，雙手獻與紫霄，請她爲首通誠。紫霄雙手捧香，面孔一整，緩緩繞到香案前面，對着廳外，把香高舉過額，默默通誠，半晌，回身插在香爐中間。又繞到香案裏面，面南朝北，叩下頭去。盈盈起立，一挽袖，露出雪白皓腕，舉起瓢匙，在酒盆內舀了一瓢白鷄黑犬和成的盟酒，一口吸乾，飄回原處。然後朗聲說道：「俺旣承諸位拾愛，只可暫時担當。但是俺有三件事，要當衆聲明。諸位如有不願意的，也可趁此講明，萬一事後翻悔，那時節，寨規森嚴，須怨不得俺不懂情面！至於俺要預先聲明的三樁事，也是正大光明的事。第一件，俺強敵是一個女流，雖然暫時忝爲諸英雄之首，應該仍照翻山鶴寨主志向做去。將來倘有比俺高強的英雄到來，不論男女，俺情願相讓，決不留戀！第二件，咱們雖是身爲綠林，却不能同一味劫掠的綠林同道，咱們取的是貪官奸商，救的是忠臣義士，希望諸位同抱此心，替玉龍岡發揚聲威，增加光耀！第三件，從今天起，不論玉龍岡、三義營一切人等，不得隨意行動，凡事須秉總寨命令而行。所有應該整頓

的山規，和佈置的軍事，以及偵察外面情形的職司，俺邀集全寨諸英雄，從長規定，分派妥當，各司其事，不得混亂。這三件，諸位如依得，便請飲此血酒！」衆人齊聲喊道：「這樣正大光明的事，不要說三件，便是三百件也情願！」衆人大聲一曬，翻山鶴便揮拳據臂來取酒瓢。

不料人叢中擠出一顆雪白頭顱，一個勁兒鑽到香案邊，一抬頭，伸手搶起酒瓢，嘖的一聲，便喝了一瓢。酒瓢一擡，一轉身，搶到紫霄面前，雙腿一跪，咚咚叩了一陣響頭。跳起身來，大喊道：「俺老獬率領塔兒岡三百健兒，願奉李總寨主旗號，一言爲定，俺先偏此血酒了！黑煞神樂得哼着大嘴，在人縫裏向老獬大拇指一豎，哈哈笑道：『怕你不投到女英雄門下！』接着翻山鶴、黑煞神、過天星、黃飛虎、袁鷹兒和玉龍岡衆頭目，一一飲過盟酒。然後黑壓壓跪了去廳，行參拜總寨主大禮。翻山鶴又吩咐殺牛宰羊，重整筵席，犒賞全山嘍卒。連三義堡堡勇，新降官軍，都有一份。

這時聚義廳上紫霄高居首坐，和衆好漢重整杯盤，開懷暢飲起來。席上紫霄和翻山鶴等商定交椅名次，彼此謙讓一回，遂算定局。規定的是：玉龍岡總寨主李紫霄，寨主翻山鶴、黃飛虎、黑煞神、袁鷹兒、過天星、小虎兒。三義堡分寨寨主路鼎。塔兒岡分寨寨主老獬。當下名次排好，諸事粗定，日色已漸漸西沉。照翻山鶴意思，便要打掃後寨房屋，請總寨主、黃飛虎、袁鷹兒留在寨

內。經紫霄說明，尚須回到三義堡佈置一下，然後挑選新降官兵和堡勇，再回到山寨來。於是席散以後，李紫霄依然帶着黃飛虎、袁騰兒和虎皮兵下山。這時紫霄下山，便與上山時大不相同，全山人馬，直送到山口來。紫霄一馬當先，走到天鑰谷口，那守谷的一百虎皮兵，正在席地而坐，大盤酒肉喝得興高采烈，想是寨上派人送來犒賞他們的。

他們見紫霄到來，慌都跳起身來，合隊出谷。一出谷外，紫霄便攔住翻山鶴等不必遠送，就此暫行告別。於是紫霄一行人馬回到堡中，已到掌燈時候。路鼎和小虎兒率領着堡勇，已在堡樓上久候，一見紫霄等高高興興回來，心中大喜，慌一同迎到宅內。帶去的虎皮兵，仍然返營休息。紫霄等到了路宅，說明就裏，路鼎自然格外欽服。小虎兒聽說自己也是一個小寨主，又聽得在玉龍岡席上，衆人怎樣大獻身手，樂得跳上跳下，恨不得立時趕到玉龍岡，顯一顯自己豹皮囊裏金錢鏢。却聽紫霄說道：『此行總算不虛，但是俺這樣拋頭露臉，實非本意，此後一切佈置，全仗黃將軍幫助才好！』黃飛虎笑道：『俺留神翻山鶴、老獬豸等舉動，倒是真心實意。我們只要乘大公做去，事情也很容易。至於調度人馬，佈置大寨，俺知道的，沒有不盡心盡力的！』袁騰兒道：『依我想。照師妹主意，此地算是玉龍岡分寨，却首當官軍來路，應該格外厚備實力，作爲壓寨屏障。堡中老弱，似乎都應遷到玉龍岡內去。紫霄妹在堡中戶口內，挑選一隊強壯女子，加緊訓練，作爲貼身娘

子軍。到了山寨起居飲食，也方便一點。』路鼎說道：『袁兄想得週到，真非這樣不可！』紫霄點頭道：『此廚也是要着。還有一節，俺想將堡外官軍，從明天起，趕速換了旗號，調到玉龍岡，再將玉龍岡嘍兵撥一半到此，交由路兄加緊訓練。每逢朝晦之日，將分寨人馬集合廣場，總檢閱一次，這是關於軍紀方面。至於山內開墾，餉糧支給，也要詳細籌劃一下才好。』紫霄說畢，衆人都極力稱是。

路鼎又說道：『從此師妹總攬全寨，不久即須回山，俺想身爲總寨之主，第一要籠絡人心，明天俺多備金帛，托袁兄帶去，上上下下犒賞一番，也顯得師妹雅量。』袁鷹兒拍手道：『果然應該如是。』紫霄却朝着路鼎看了一眼，點頭不語。當下衆人商量定當，就在路宅安息。以後紫霄、黃飛虎、袁鷹兒帶着新降官軍，和堡中父老，回到總寨，果然照預定辦法一一做去。從此玉龍岡、塔兒岡、三義堡都在紫霄掌握之中，而且整頓得日見興旺。各處綠林，望風投奔，聲威大振，官廳方面是從黃飛虎一去不回，索興裝聾作啞，只求相安無事，輕易不敢擅擣虎鬚。河南近省一帶綠林，都替李紫霄起了一個綽號，叫做玉面觀音。提起李紫霄，或尙有人不識，提起玉面觀音，沒有人不豎大拇指！這樣過了一年多。

有一天，玉龍岡集合分寨人馬操演之日，路鼎帶着三義堡分寨人馬也來與會。操練完後，紫霄

在聚義廳上大擺筵席，款待全寨好漢。筵設，彼此尋友問好，互相談心。單說路鼎，好容易來到總寨，同衆人敷衍了一陣，便急急來找袁鷹兒密談。原來他同紫霄的婚姻大事，被官軍攻堡以後，接着紫霄身爲玉龍閣總寨主，鬧鬧闖就攔下來，偏派他主持三義堡分寨，和李紫霄分離兩處，連袁鷹兒、小虎兒也被紫霄帶上山去。這一年多光景，雖每月朔晦，大家會面，總沒有提親機會。私下同袁鷹兒商量過幾次，但是紫霄已不比從前，閨閣身分，身爲總寨主，內外之事，都聚在他一人身上，想做個媒人，也不容易。却生生弄得路鼎像熱鍋上螞蟻一般，好容易又望到集合之日。所以酒席散後，急急來找袁鷹兒。兩人在無人處密談了半晌，忽見兩個女兵到來，說奉總寨主之命，叫兩人到後寨相見。路鼎大喜，慌一齊跟女兵走後寨。

△欲知後事如何，請看四集。▽

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一日初版

玉龍岡

第三集

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▶

著者 朱 貞 木

出版者 民 生 書 店

電話：六三七一二號

上海延安東路七九一號

經售處
文立書局 武陵書局 育才書局 正氣書局 勵力出版
廣藝書局 匯文書局 元昌印書館

本外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



Faint, illegible markings or text in the center of the page, possibly bleed-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.